

时代青年·一 V. 1, no. 1 (民国25年[1936]5月) ~
[?]·一 济南: 编者, 民国25年[1936]~[?].
: 附表; 26cm.
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V. 2, no. 1 (1936. 5 ~ 11)

本刊已依法呈請內政部申宣部登記

時代青年

胡適題

時代青年社

創刊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時代青年社編輯

新國際主義

Clark Foreman 著
王明 綸 譯

本書對於資本主義崩潰之過程，社會主義失敗之原因，計劃經濟之誕生，發展及將來的結局，敘述頗詳。觀察深刻，理論正確。為研究國際政治及民族解放運動者一部很好的參攷書。譯文暢快流利，忠實可靠。

每冊定價四角

總代售處北平琉璃廠新生命書局

时代青年

時代青年「創刊號目錄」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封內題字郭紹虞先生

時代現象

過渡時期

危機

關於會攷制度

國故學上的「京派」和「海派」

研究 批評·介紹

意亞問題的回顧

洛加諾公約之締訂與毀棄

科學的新史學

齊魯方言考

關於紅樓夢作者家世的新材料

明論(五)

顧警民(九)

郭耘(一六)

屈萬里(二二)

嚴微青(二四)

目錄

近代挪威瑞典文學的動向.....梁仁甫(三八)

文藝

分家(小說).....子常(四四)

復活節的夜(小說).....仁甫譯(四八)

我們的手(散文).....李達人(五二)

獄中(詩).....余修(五四)

醉人(詩).....張溥東(五五)

悼——(詩).....李魯人(五六)

青年生活

寫給青年的朋友們.....孫鎮南(五七)

別.....陳儁(五八)

「開夜車」.....水源(五九)

社中談座

時 代 現 象

過 渡 時 期

資本主義物質文明衝破了封建的傳統觀念，徬徨在這過渡時期的人們，真夠可憐的了。

爲什麼？過渡時期的人們戴了雙層人格彩冠，對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發生了追慕和濃趣，但傳統的封建殘餘意識和環境又在一旁作祟，頑固派的人物對這種新舊思想激蕩着的人們，認爲誤入歧途，大逆不道，便冷諷熱譏，極盡漫罵之能事。但真正站在時代線上的人物——抓住時代者——又認爲過渡時期的兩層人格的人是封建的餘孽，落伍，頹廢，保守。過渡時期的人們，真是左右爲難，進退維

谷，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犧牲了。

事實，赤裸裸地顯露在人們的眼前，我們不能指責某種人物是對的或錯的。但，我們祇認清這是時代過渡時期的現象而已。滿清帝國時期，搖着髮辮讀八股的秀才，精神倒有所寄託。苦惱倒比較的少。時代到了而今，可就不然了。整個的社會意識變了形態，多數的青年從封建圈裏跑到資

危 機

一九三六年是一個危機最大的年頭。不管二次大戰是否在今年爆發；可是國際間的險惡風雲，已經把人類

本主義白熱化的都市裏，精神的苦悶，如同懸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中。

然而，自認爲抓住了都市資本主義的人物，又被社會主義的新名詞在額上刻了落伍者的頭銜。繼續前進的社會思潮，把一般徬徨的人物冷酷地冲刷去了。

時代的巨輪永久是前進的，永久有落伍者的悲哀，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寅)

間的和平女神驚駭跑了。從義亞戰爭和德國進兵萊茵河非武裝區的兩件驚人的事上看，證明集體安全制已經失



其效用，弱小民族永久是被壓迫的，所謂公理公約，祇是欺人的把戲罷了。

一九三六年的情形又回復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情狀。各帝國主義國家都從事擴充軍費，互相締結密約或同盟，準備二次大戰場上拼個你死我活。英國在新加坡竭力預備軍事工程，擴充造艦計劃，增加陸軍經費。防空演習，戰艦會操！其備戰心理是多麼狂熱吧！

德國自希特勒登台以來，大吼一聲，軍備平等了，橫打一拳，退出國聯。最後索興演了一幕痛快劇——進兵萊茵非武裝區了。緊接着又要合併奧國，把大戰前殖民地要回。意大利佔了亞京，乾脆把亞國併吞。兩個獨裁領袖，真夠凶猛的了。二次世界大戰的警鐘，或許他二位先敲一下，也說不定。

美國以優越的黃金威權，也竭力

擴充軍費。五年造艦計劃正積極進行着。太平洋上的大規模的戰艦會操，都表示出備戰的積極。日本國內軍事工業的勃興大量的儲藏煤油，國防軍費的增加，防空演習的積極訓練，大陸政策的積極進行，狂魔一般，在戰神的面前，狂舞起來。這是一九三六年的顯明事實。

我們中國如何呢？

關於會考制度

自從教部通令各地中等學校舉行會考以來，公私立中等學校在功課方面，確也提高了齊一了不少。不過一種制度行的日子久了，往往漸漸地由利生弊，會考制度，當然也不能成爲例外。

會考時的內幕層層，局外人是很不知道的。我們局外人也只知道表面上的一種大概情形。譬如原來應有六

我們不要再存僥倖的心理了，我們要知道目前危機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不自強則亡，天演淘汰是不可避免的。文明古國的頭銜能否保護住，就要看這次世界大戰的預備如何了。我們再不要受任何帝國主義者的欺騙，我們靠自己吧！加緊人民訓練，集中全國的力量，以挽救整個民族的危機吧！事急矣！（左子奇。）

十人參加會考，自己預先考試一下，認爲會考能及格的，才呈報上去；沒有及格希望的，乾脆就不呈報。於是原來有六十人畢業，而參加會考的未必有五十人。餘下的十人自然要多修一年。這樣會考之後，照比例說；成績不壞；如按實際數目去計算，就相差大漏了。但是社會上一般人，不明真象，也不去探明真象，只是以報紙

發表的成績為準，來品定各學校的優劣。實則除了幾個在未會考之前，已經為社會所公認為其成績優良者外，其他均有些不大可靠；而商業化的學校，藉了這一點在報上所公布之十分可靠的成績，因而提高了他的校譽，增廣了他的營業。

公立學校如何呢？他們爲了顧全校譽起見，也不得不加緊準備，去應付會考，使參加會考及格的比列數，要比私立學校好些。這樣以來，除了平素緊逼學生，多加小考，月考之外，更去揣擬會考時所出的題目。先自己在學校內舉行幾次類似會考的考試，使學生有會考的經驗，臨時不致束手無策。於是學生同先生有一個共同目的。先生怕學生不及格，將來對於他的面子上不好看，因之便加緊逼學生去死記他所教的課本，於是學生怕平素小考不夠分不能參加會考；參

加了會考，又怕不及格，也成天惴惴不安地應付小考，大考和會考。他們的精神無日不在考中。吃飯想考，上厕所亦想考，走路亦想考，睡覺做夢亦想考。學校儼然成爲專門爲考試而設，把教育最高的目的忘掉了。

近幾年來教育已經陷於一種偏枯的病態中。即太重智育，而把德育忘掉了。教員先生上班時，只是告訴學生些課本以內的知識，所謂賣什麼吆

國故學上的「京派」和「海派」

國故學上的「京派」和「海派」之爭，或者和其他學科上的爭執不全，然而其爲爭執也則一，甚而至於其無聊也是一樣的。——至少在國故學上說起來，是一件無聊的事。

整理國故口號的喊出，不過只是近幾年來的事，可是在「京派」和「海派」的紛爭上，倒像是有着多少年的

喝什麼，向來不告訴學生怎樣去修養自己，怎樣去做人，自從有了會考以來，更陷於偏枯了，不惟太偏重智育，而且用全副精神去應付會考，甚至連爲知識也得不到了。我們希望現在負有教育責任的人們，加以考慮和改良，救一救知識貧乏缺少修養的青年，使他們不僅在知識上有些收穫，並且在精神方面和做人方面，也給他們些鼓勵和感化才好。（醒如）

歷史的。「京派」的學者們，自然是以道統自居，常是保持着他們的嚴肅的面孔，以爲惟我獨尊：「你們也配來談學問？」而「海派」方面自己也不甘於「妄自菲薄」，其氣焰並不比較「京派」爲低；有時也不免叫着：「滾開些，你們懂甚麼！我們的時代來了！」實在說起來，「京派」學者

們的修養，我們是承認的，而其抱殘守缺的家法之見，我們也未便給他們來掩飾。在「海派」方面，風頭雖然出得很健，但其荒疎也是難免的。在其本身方面二者固然是極不相容的，然而，在文化事業的推進上，却未嘗不是相成的。

現在，我們姑且以風行一時的「公安」「竟陵」兩派的性靈小品為証：

公安，竟陵之性靈小品的提倡，及袁中郎諸人的介紹，自然不能不歸功于周豈明先生；其後沈啓无先生之選輯近代散文抄，當是明人小品之第一個選集。然而在社會上除去對於幾個專治明清小品的人以外，似乎沒能掀動起巨大的影響；及至到了「海派」學者的手中則不然了。所謂幽默大師的林語堂先來大吹大擂的捧上一陣

，於是如劉大杰，阿英……之流都挺槍躍馬而出，大編印其袁中郎文集，瓶花齋集，晚明十八家小品，晚明十六家小品……等等。林大師所主持的人間世上又有什麼袁中郎的佛學思想，袁中郎之手蹟之類的東西，五花八門，烏烟瘴氣，真不能不算是「旺盛

」！可是在「京派」先生們看來，則不免有「拾人唾餘」之憾，雖然林大師等對於豈明老人並沒有什麼不敬！

但，這對於一般購買力低弱的讀者，對於古籍的流傳未始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過去我們頗苦不能化幾百元來搜求一部瓶花齋集或阿雪齋集，我們也沒有力量來備一部媚幽閣文娛，然而現在只是有幾角錢，便可買到一部排印本的袁中郎文集，或是一部選輯的晚明十八家小品。過去保藏在專門

學者書架上的善本古籍，現在變成人人有機會可以買到的普及本的一折八扣書了。紙張或許不好，印刷也許太壞，「京派」先生們也許痛加指責，然而三袁之文傾銷市上，林語堂也成了大師，「海派」先生們的「機」到底是「投」着了！同時在讀者方面，在書籍的流傳方面他們究竟也給了我們一點幫助，姑不論其為有意的或無意的。

在這裏，沒有「京派」，固然使「海派」先生們無機可投，沒有「海派」，京派學者們的提倡亦絕無所廣大的影響。所以不論雙方本身的缺欠如何，在文化的推動上，究竟是彼此需要的。

(桓)

研究 介紹 批評

意亞問題的回顧

明 綸

據最近幾天的消息，意亞問題有急轉直下的形勢，戰爭就要結束，而進行談判。

吉布的二日合衆社電，亞王聽駐亞英公使巴敦勸告，業已離京。御用花車，今日已載亞后及公主安抵狄里達華。

倫敦三日哈瓦斯，路透等電又稱：自亞王出走後，亞京秩序混亂，匪徒散兵，劫掠王宮，任意開鎗搶劫，並縱火燒屋，全城已成一大火場。法政府再請意政府儘速進兵保護外僑。意總司令部，爰令現距亞京四十公里之一縱隊，迅向亞京推進，據聞當於三日可開抵亞京。

亞京方面，又傳來消息：意國飛機，曾在吉布的港，擲下傳單，謂亞國皇位，當由前皇曼納立克大帝之孫，廢皇雅蘇之子繼承，按廢皇里地雅蘇，係於一九一六年，被現皇塞拉西囚禁於哈拉爾附近，月前恢復自由後，避居于亞國南部

至於亞皇，迄今尚未遜位。有謂亞皇，仍擬在華勒迦省另建新都，設法擬作最後之抵抗；有謂亞王或將赴日內瓦，親作最大之努力，以成和局。

英法二國的態度，據聞英國慶祝征服亞國勝利的準備，已佈置就緒，並希望意大利允許由降將吉希薩來統治亞國，並與之訂立和約，尊重亞國的獨立。巴黎人士，聞亞王出奔消息，甚為寬慰。咸覺法國進行緩進政策之得當，且以為對意制裁之固結，已被割斷。

由以上這些消息看來，亞國對意大利武力侵略的抵抗，已到最後時期。以一個弱小落後的亞比西尼亞，抵抗強大先進的意大利，竟能支持六七月之久，可說是雖敗猶榮。對於這樣的國家，民族，我們只有崇敬，欽佩，而感覺自己慚愧。

意大利和我們的鄰邦一樣，也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帝國主義國家。先天既然不足，後天再要失養，結果只有崩潰，那麼黑衣宰相的英雄迷夢，也將隨着幻滅了。又因為地理的環境，不得不侵略落後的亞比西尼亞，以維持她的生命，意大利的侵略，亞比西尼亞的失敗，這是被注定了的命運。在這種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時代，這是平常的現象，沒有什麼奇怪。

在十九世紀的時期，亞比西尼亞就曾兩次戰敗意大利的武力侵略：第一次是二八八七年的達加里戰爭，第二次是一八九六年的阿多瓦之役，現在是第三次了。而戰爭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

英屬索謀里蘭的土人，大半都是過着游牧生活，因為水草的關係，往往越境到亞國的領域內，時常發生邊界的糾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英亞疆界委員會」，在華爾華爾(Wall Wall)劃定路線及範圍，以免以後的誤會。當時有亞國的軍隊作為保護，但不幸與意軍相遇，當時佔領水井，不許英亞人飲水及劃界。形勢異常緊張，委員等遂自行退回。然而亞軍因華爾華爾係本國領土，堅不撤退。於十二月五日，發生衝突，結果亞國失敗。華爾華爾遂為意所佔據。

華爾華爾事件發生以後，急待解決的問題，是該地究屬那國？責任應由那國擔負？亞王提議，用國際仲裁法去解決，而意大利則堅決反對。意國提出：(一)哈拉爾(Harar)省長對意道歉。(二)亞軍向意國旗致敬。(三)懲辦肇事人員。(四)賠款二萬磅。然而亞王完全拒絕。理由是華爾華爾乃本國領土，而事件的責任並不在亞國。亞王又提議用和解法，意勉強答應。然只限於事件的本身；至於該地究屬何國，則不許討論。亞為委曲求全，亦只好這樣應允。

此議決定以後，遂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調查事實的真象。又經過了許多周折，方才告一段落。結論是事件的發生，完全出於誤會，雙方都不負任何的責任，然自此事發生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的八月，意大利總是不斷的將軍隊運入東

非。

華爾華爾事件發生以後，英法本想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然而事實總不是這樣簡單容易。她們曾提議：（一）亞割東南領土之一部予意，英割西喇（Gola）予亞，以補其損失。（二）令意負責幫助亞比西尼亞改良內政。開發實業，好像「委任統治地」一樣。這種調停，結果是遭遇了雙方的拒絕。十月三日，意遂下令進攻，五日羅斯福總統宣告嚴守中立。七日，「國聯」定意大利為侵略者，並議決實行制裁。于是和解完全絕望；醞釀很久的意亞戰爭開始爆發了。

戰爭爆發以後，在國際方面，最焦急的是兩個國家：一個是殖民地遍全世界的大英帝國；一個是獨霸歐陸的法蘭西。她倆是「國聯」的柱石。她倆同是主張維持現狀，不願多生事體的。在這種條件之下，本來可以合作，維持正義，而對意積極制裁；然終因各自利害的衝突，私心的顧慮，結果形成政策上的分歧。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英國要利用意大利，以阻撓法國向東非發展的勢力；因此在體上對於意大利的侵略，一向是贊助的。法國當然反對。因此她常與英國站在對立的地位，援助亞國抵抗意大利。一八九六年，阿多瓦意失敗以後，法國在亞便佔有了很大的勢力。

意亞戰爭爆發以後，反對最凶的，是十九世紀時意大利的友邦英國；而敵邦法國，初時尚彷徨猶疑，而後簡直是左袒意大利。

英國一向總是保持紅海蘇伊士運河到印度的航路。現在的情形，有些變化。在從前的時候，英國總保有兩國以上海軍勢力，對付意大利實綽綽而有餘。近幾年來，意大利的空軍，異常發達。而英國海軍的優越地位，已非昔日可比。假設意大利再得到亞比西尼亞，即可變為紅海沿岸的一個大國，隨時隨地都能截斷紅海的航路，作為對英的要挾。其次，就是「大英帝國」埃及蘇丹的安全，也有問題。所以這次英國的反對，不但是尼羅河的水源問題。實在與整個帝國的前途，大有關係。然而她一向的親德政策，使她對意積極制裁，又發生猶疑。

意在東非的行動，法國的損失，比較的少。但這種戰爭，是「國聯」的一個致命打擊。為維護「國聯」所以法國

也表示反對，其次就是英國問題。她所最畏懼顧慮的，就是德國。爲對付德國，不敢得罪英國，然也不好絕交意大利。假設意德攜手，再加上粵匈二國，可致法國於死地。自從希特拉宣布廢除洛迦諾條約以後，法國在政策上，更得加緊的聯俄親意。

就是因爲這些顧慮，矛盾，使的英法，對意制裁，總不澈底。英國總希望法國以全力幫助她制裁意大利；而法國恨不得英國積極的與她合作，壓抑德意志，結果是對德不但未能加以壓抑，而反實行縱容；對意高唱制裁而沒有實際的行動。而二國自身也成了同床異夢貌合神離，徒給莫索里尼造機會。初則實施經濟制裁，繼則擬定和平方案。在法國，本已默認意大利的自由行動，以後竟會參加制裁；既然參加制裁，又復延宕煤油制裁案的實現。在英國，既主張加緊制裁，然又不敢堅持煤油制裁案的實施。艦隊出動後，又復陸續撤退。萊因事件以後，法國主張撤消對意制裁，又抓住英國共同維護集體安全制；而英國則表示，任何制裁辦法，祇須他國，以同樣精神完全履行，英國無不參加實施；然同時又公開的承認，對意制裁，業已漸收效果，就在這種利害矛盾，衝突的英法關係中，意大利得到許多意外的收穫。

亞比西尼亞的前途如何，現在很難預測。假設不幸竟至滅亡，這不僅是亞國一國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和平的悲哀！

在國際鬥爭中，本來就無所謂公理正義。一切的分離結合完全以本國的利害爲根據。像我們這種組織鬆懈，又缺乏自衛能力的國家；又值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交迫的時期，長此以往，難免不蹈亞國的覆轍。親美聯俄也好，以夷制夷也好，互相利用則可，完全依賴是靠不住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先健全自己，是第一要義，願國人勉之。

九三六，五，三日，

洛加諾公約之締訂與毀棄

顧警民

(一) 引言

自大戰告終凡爾賽和約成立之後，就歐洲局面而言，顯然形成兩大壁壘，即戰勝國與戰敗國是。戰勝國爲的要保住他們戰爭所得的虜獲，維持和平與現狀，自然是最堂皇而又便利的方法；戰敗國爲的解除束縛與痛苦，當然不願保持現勢的平衡與協調。一方則借口安全問題，採用聯盟政策，包圍壓迫；一方則乘暇蹈隙，破壞其聯合陣線，以求民族之自由和解放。相持對立，各不相讓，過去十餘年來歐洲政治的演變，莫不以此爲主要的樞紐。最近幾年，世界不景氣爆發，各國皆陷入經濟恐慌，而難於自拔，爲求本民族生存，國家繁榮計，均不惜在武裝和平之見地上，大事擴張軍備，致使一九一四年前歐洲之危險狀況，復現於今日。德國處於被壓迫之境地，固無時不在設法撕毀和約中，近更深於前途之困難，世界問題之危急，國際戰爭既勢所難免，德國復在將來戰爭中處於最主要的地位，與其和緩懦弱，不能達其理想中之希求，何若利用各國互相傾軋之際，自動冒險，造成本身有利地位，以作談判之根基。爲此乃有三月七日晴天霹靂，舉世震驚之突然宣佈而廢止洛加諾公約的壯舉，並立刻派兵進駐萊茵河非武裝區域。德國此種舉動，固與法比以嚴重威脅，即於世界和平，亦不無相當影響。茲就上項公約之締訂與毀棄的因果關係上分別討論之。

(二) 萊茵河非武裝區之由來

德法本爲世仇，二者幾不并立，歐戰以還，彼此間之仇恨益深。在巴黎和會期中法國積極活動之主要目的，則在如何獲得戰後之安全保障，以免德國之思圖報復。力主限制德國之軍備，破壞德國之經濟組織，在萊茵河左岸建立一自主國家，以爲德法二國間之緩衝地帶。嗣因英國對於強制萊茵河左岸七百萬德人與右岸同胞相分離，勢將發生嚴重之後果，力反此議，美總統威爾遜亦期期以爲不可。結果商得折衷辦法：即由協約國出兵佔領萊茵河左岸，以十五年爲期，並

以和約規定，德意志在萊茵河之左岸與右岸向東五十公里以內，不得維持或建造任何防禦工程（第四十二條）；在此規定區域內，不得暫時或永久駐紮任何軍隊，亦不得舉行軍事操演（第四十三條）；設德意志違反上項條款之任何一項，將被認為對於和約簽字國之敵對行為，同時英美兩國復於凡爾賽和約簽字之日，分別與法國訂立保障條約。規定若德國無端攻擊法國，則英美兩國有立即援助法國之義務。上述之保障條約嗣因美國上院未予批准，致英法與美法間之條約均未能成立，蓋因約中原會規定兩約均須獲得批准始能同時生效。

（三）戰後法國之結盟政策

法國既不能獲得英美之援助，以抗德國，復不信任國聯所給予之保障，為謀法國之安全起見，除極力壓制德國外，復採用同盟政策以結合與國。一九二〇年九月七日法比訂立一軍事同盟，規定如德國攻擊締約雙方中之任何一國，則他方應立即以軍力援助其同盟國。蓋大戰之後，法國尚懼德國復仇，比利時自亦願先事預防。法國除於比利時締結同盟外，復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九日與波蘭締結同盟，規定凡有關於波兩國利益之國際事件，兩國政府應相互會商，並應聯合採取行動，以維持二國會經或日後將行簽訂之一切條約。為防守二國之領土與保衛二國之利益，如締約雙方中之任何一國，被第三國無端攻擊，則他方應以軍力援助其同盟國。戰後波蘭既懼德國報復，更與蘇俄有隙，故亦願與法國密切合作。戰後法國之政策，即在與英美二國合作，以保障法國之安全與利益，英亦亟思與法國合作，以穩定歐洲之狀況，恢復歐洲之繁榮，兩國外交關係是以頗形接近。基於法國之提議，兩國本可訂立同盟，後因兩國政府在華府會議中對於廢除潛水艇之意見不能一致，對於德國之賠款問題，復發生齟齬，致兩國間之同盟談判，不得不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後歸於停頓。一九二三年法國更不顧英國之抗議，逕行出兵魯爾，兩國間之協商幾至破裂。法與英結盟之企圖既未如願，魯爾之佔領，復引起各國之嫉視，法國乃向東歐各小國尋求同盟。一九二四年正月五日法國與捷克締結盟約，規定兩國政府相約，遇事商取共同行動，以保障兩國之安全與戰後之和約。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法國與羅馬尼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國與南斯拉夫均訂有與上述類似之同盟條約。

(四) 洛加諾公約之締訂

一九二三年春法軍佔據魯爾之後，德國即採不合作主義以示對抗。該項政策雖予法國以不利，而德國所受之精神上的悲哀與物質上的貧乏，損失尤其嚴重。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二日德政府改組，斯特萊斯曼繼任內閣總理，深知雙方長此僵持，良非得計。德國祇有暫時屈服，與各國關係納入正軌，運用和平外交的策略，外以緩和法國對德國的包圍與壓迫，內有喘息之機，逐漸改善德國的現狀。提高德國國際地位的目的，庶可得達。乃於九月二十六日自動放棄不合作政策。一九二五年二月德政府復舊調重彈，外長斯特萊斯曼向法國建議，主張由英、意、法、德、四國共同簽訂一公約以保障萊茵界，此後一切國際爭執，應交由仲裁解決，各國彼此間不得從事戰爭。一九二四年後法國政府亦漸覺前此對德採用之強項政策為非計，甚思有以改善對德關係。德國之上項提議，法國政府認為果使如此，不僅萊茵界得到外國的担保，還加上德國自己的承認，當然是再好沒有，故對之甚表歡迎。後因英法德三國意見不甚一致，結果商定由德法英意比五國各派一法律專家至倫敦會商進行之辦法。意見趨於一致之後，各國代表乃會集於洛加諾，簽訂了「最終議定書」及附件六種，是乃為洛加諾公約成立之由來。

洛加諾公約中之最重要者，當推英法意德比五國簽字之相互保障條約。依據相互保障條約之規定，簽約各國承認，聯合保障凡爾賽和約規定之德法邊界及德比邊界之領土的現狀，並保障凡爾賽和約第四十二款與第四十三款關於不駐軍地帶之規定；德國與法比二國相互約定，彼此不得攻擊對方或向對方從事戰爭，但下列之情形除外：(一) 正當防衛；(二) 對方違反和約關於不駐軍地帶之規定；(三) 執行國聯盟約第十六款下之義務；(四) 實行國聯大會或行政院之決議。五國相互保障條約簽訂之後，法國東陲有英意之担保，可告無虞，誠英美保障條約失敗以來至可欣慰之舉。德法邦交，變為緩和，歐洲和平之基石，乃得以樹立，故法人對於該項約章異常重視。

(五) 希特勒之上台

吾人從上述說明觀察，可知洛加諾公約之成立，雖為德國所提議，但非出自德國所心願，祇係外交運用上所採之特

殊手段而已。時勢變遷，環境需要，其不能視為天經地義，殆甚顯然。希特勒對該約欲謀毀棄，早為讀者所逆料。蓋大戰以還，德國處於艱難苦撐之地位，任何政府均思對現狀有以打破。無論其政策為緩和抑係積極，其目的總在撕毀約章，打破現狀。希特勒既以主張對外強硬而得勢，其上台之後，當然大刀闊斧，鬻幹一陣了。

德意志之外交，自一九三三年可謂為一轉變時期，前此為韋馬共和之緩和外交，後此則為第三帝國之強硬外交了。一九三〇年後德人漸覺緩和外交之失敗，所希望之平等待遇，遙遙無期。一九三一年德奧兩政府以政治聯合之受到阻撓，乃企圖經濟聯合，宣佈關稅同盟，然終被法國等所反對，而竟成泡影。一九三二年洛桑會議雖允許取消德國賠款，以救濟德國財政上之困難，然對於德人軍備平等之要求，則予以拒絕。德人環顧四隣諸國，莫不狂增軍備，目的所指，顯然對德，而已則受和約之束縛，措施不能自由，萬一戰爭不幸爆發，德國勢必處於最劣地位，其抑鬱不平之氣，概可想見。國社黨鑒於德人之一般心理，乃乘機大施活動，以強硬外交為號召，復興祖國為標語，撕破凡爾賽和約為目的。主張「外務部的塵埃，必須以鐵錘掃除之。哀斯伯斯與斯特萊斯曼之對外的獻媚行動，必須拋棄。我人不久可以看見德意志權利之強硬要求，將獲得應有的重視，德人的願望亦將另眼相看」。因之，德國人民咸認廢止和約為拯救德國之唯一希望，希特勒乃為德國之唯一救星。在羣相依附之下，不數年間國社黨之勢力，得以扶搖直上，希特勒乃於一九三三年初安穩取得政權。素日主張之強硬要求，於是盡量促其實現。

國社黨外交之基本原則規定於二十五條黨綱中，簡言之，為（一）聯合全部德意志人造成大德意志國家；（二）要求平等的權利，取消凡爾賽和約與聖日門條約；（三）要求恢復殖民地，以解決德國人口問題。希特勒上台之後，其外交即循上列三項原則向前邁進。自任聯邦總理以來，或以雙方同意或以片面宣言，排除和約之羈絆。例如：薩爾之收回；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之廢棄，又與英國締結海軍協定，以打破斯特萊薩會議以來之英法意三國之聯合陣綫。今撤消萊茵區之無軍備地帶，乃其強硬外交鏈之一環，亦為其政策發展的必經階段。

（六）德國為什麼毀約

不過時至今日，國際風雲正緊，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爲何希特勒敢以冒大不韙，突然宣佈廢止維持歐洲和平最具體的條約呢？其主要原因，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經濟的壓迫。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還，各國俱力圖自拯，經濟戰爭，更加緊張，德國情形尤其非常衰疲。失業人數近雖經國社黨政府的努力，未見驟增，但該問題的嚴重性，並未稍減。且因國內物品缺乏，人民生活，日感困難，設政府無法善其後，內政不安，乃其必然的結果，國社黨的政權，未始不見動搖。希特勒爲轉移國內民衆之視線，苟安一時起見，惹其國際之重大交涉，當然是最好的辦法。因之在反對法俄互助協定之口號下，進軍萊茵河非武裝區域。第二，合併奧大利和奪取烏克蘭。希特勒執政之後，基於擴張領土之野心，無時不想合併奧大利和奪取烏克蘭。不過這種企圖，如欲實現，舍戰爭外，自亦別無他途。在從事南歐或東歐戰爭之前，西部國防不有任何鞏固辦法，英法大軍可長驅直入，其危險實非德人之所敢想像。進軍萊茵河，則英法在戰略上給予德國之威脅程度，自然會減少許多。第三，法俄互助協定之批准。法俄互助協定自上年簽訂之後，德國即以該約與洛加諾公約相抵觸爲詞，屢屢表示反對。但該項協定卒於本年二月二十七日經法國衆議院通過，德國所受之刺激，自屬重大。蓋法俄互助協定雖與戰前之法俄同盟，容有不同，然其目標所指，同爲對德，則無以異。法俄聯合最足以威脅德國，如果成爲事實，則德國似置身於鉗口，將腹背受敵，遭到嚴重的危險。昔時大戰中東西戰綫德軍疲於奔命，即係受法俄同盟之賜。德國政府懲前毖後，雅不願戰前形勢之復活。況目前法國已有其卵翼下之小協約國爲其聲援，若法俄協定再得到批准，則德國似無動轉之餘地，其所受之威脅較諸戰前恐有過之無不及也。希特勒爲早作戰爭準備計，故不惜片而毀棄洛約。第四，意阿戰爭中之英意交惡。意阿戰爭爆發以來，英法意三國之聯合陣綫，即形動搖。英意敵對成爲盡人皆知的事實，地中海上的緊張情勢，已呈劍拔弩張的現象。更以禁油問題，兩國邦交，益形惡化，在意表示禁油即是戰爭，而英國尚欲在國聯要求油禁之實施，則兩國之不能立於同一陣綫，援助法國，勢甚顯然，雖然她備有共同或單獨担保洛加諾公約之責。第五，國聯制裁之無力。德國毀棄公約之後，首應顧慮之危險，即國聯根據盟約第十六條之規定，執行實施制裁。但國聯僅爲空洞的組織，缺乏實際力

量，證諸過去之工作成績，實不足懼。一九三一年日本在遠東曾爆發了「九一八」事變，無理強佔中國東北四省，其帝國主義之侵略行爲，幾爲空前所未有，然不聞國聯加日本以任何有效的制裁，祇不過作了幾次紙上的警告與決議。近更聞有日本企圖分割中國華北五的省傳說，而國聯反不聞不問了。即以意阿戰爭而論，國聯雖基於英國的支撐與鼓勵，對意實施制裁，終以會員國之冷淡，非會員國之作梗，歷時凡數閱月，仍未能制止意國在東非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其無實效，不難證明。國聯對意大利尙焦頭爛額，使同時對付意德兩大國，其有效與否，更不待智者而可斷言。

基於前述之種種原因，德政府乃於三月七日毅然派兵進駐萊因河非武裝區當即照會法及其他洛加諾公約簽字國，作左列之聲明：

- (1) 德國所以片面廢止洛加諾公約，目的在反對法俄互助協定；
- (2) 洛約失效後，德國願以平等地位，重與法比兩國劃定不駐兵區域；
- (3) 德國願與法比兩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二十五年爲期；
- (4) 此項互不侵犯條約，須由英意保障，荷蘭亦可加入；
- (5) 德國願與西歐諸強締結天空公約；
- (6) 對於東歐方面德國亦願訂立互不侵犯條約；
- (7) 德國願重入國聯，但凡爾賽和約須與國聯盟約分離；

由此看來，可知德國廢除洛約之目的，主要在解除凡爾賽和約所給予之不公道的束縛（因爲洛約關於萊因河非武裝區各項條款的保障，是根據凡爾賽和約第四十二條與第四十三條規定的），爭取平等，並非有意專爲破壞和平，自絕於國際。凡爾賽和約之成立，其結果僅爲紛擾，壓迫，與罪惡，不特對德國失其信義，即對全人類亦實失光榮。替歐洲種一紛亂之根源的和約，當然沒有永久保持的價值。且以德國之民族與地位而論，長此遭受束縛與壓迫，亦決非所以維持世界和平之道。德國這次的廢約，姑無論其所採用之手段是否合法，站在平等與政治的立場上講，確爲民族自決精神的

表現，無可厚非。果單獨加以破壞和平之責，吾人認爲稍欠公允。

(七) 毀約後之反響

德國進兵萊茵河非武裝地帶，實行毀棄洛加諾公約。該項公約簽字國雖曾聯合抗議，然究不能挽回既成事實。以目前情形論，各國似無形軟化，但將來如何，頗難預料，蓋此事之影響於世界者頗鉅。

從歐洲方面言，洛加諾公約之締訂，原爲法國霸權所寄托，該約一旦被撕，法國安全頓失保障，戰後法國努力之結果，功效殊鮮，其憤慨與惱怒，勢所必然。但鑒於現在國際關係之複雜，形勢之惡劣，與其不忍一朝之忿，冒然從事戰爭，於法國前途上也難說有利，何如仍在國聯之機構下，拉着英國與德國設法談判，並整軍經武，以備將來確有把握時，再訴諸武力解決。

英國外交政策，素以實利主義作基礎，爲了防止歐洲方面的威脅，她主張大陸列強的均勢。法國獨霸，固非所願，德國毀約，亦雅不贊同。英意衝突，法國未能滿足英國之希望，因之英國亦不願積極助法壓迫德國。在雙方俱不開罪之前提下，採取了恩威並用的方式。初主張在國聯會議中洛加諾公約與德國新提案同時討論。嗣因德國態度過於倔強，英國屢次調停建議，悉被拒絕，英國態度，始有轉變，似趨於援助法國而予德國以實力的威脅。近英法比三國參謀部談話的結果決定了軍事上的相互援助，即係英政府之有力表示。

意大利因大戰後分贓不均，頗爲憤懣，主相當的改變現狀，不同於英法的見解，自發動了侵略阿比西尼亞戰爭之後，由英國的支撐，更遭受着國聯的制裁。德國廢約，意國負保障之責，有援助法國之義務，法國素不積極反意，意國當然更利用時機，要求法國提出取消制裁，但英國又碍難同意。意大利果使目的不得達到，恐由憤怒英國變爲遷怒法國，更進而袒護德國，使歐洲問題，更形困難，以便在這種烟幕之下，遂其併吞阿比西尼亞的目的。

總之歐洲今日的問題，仍是要求安全與要求平等兩種思想的衝突，這兩種思想如果不能調和而各自無限制的盡量發揮起來，則滿佈着火藥的歐洲，恐終難免有爆發之一日了。

從遠東方面言，德國毀約，固然沒像歐洲鬧的那樣緊張，但所生的影響自必非常惡劣。本來在遠東足以阻礙日本的侵略者，祇有英、美與蘇聯，不幸近年來歐洲多故，英國爲了應付大陸的困難，在遠東不得不希望於不損及本身利益之條件下與日本妥協。歐洲現時局愈趨複雜與嚴重，當然更迫得英國對日尤其屈服了。美國在遠東雖主張門戶開放政策，謀得機會均等，但未與英國取得切實合作之前，單自特別反對日本，亦多所顧慮，所以對於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雖予不滿，究亦對日本無可如何。蘇聯爲社會主義國家，到處遭人厭惡，幸經數年來內政之努力，外交之積極，方得重行加入國際與人爲伍，不過日德的敵視，迄未消除。法俄互助協定成立之後，滿期藉此稍減西顧之憂，專心對日，何圖希特勒突然撕毀洛加諾公約，反對蘇聯，更作露骨之表示。此種威脅，又使蘇聯轉頭西向，對於日本不能不暫時容忍下去。日本在遠東之行爲，恒以歐洲之動亂與否爲進退，目前歐洲既困於紛擾，無疑的日本在遠東更可爲所欲爲了。其大陸政策之推進，諒更激化。

(八) 中國應有的覺悟

在這種國際鈎心鬥角縱橫捭闔的緊急狀態之下，遭受其犧牲者，無疑的仍是弱小民族，吾們中國當然不能例外。日本大陸政策既必然的更趨激化，中國的前途，自必更格外來得困難。應付這種局勢，祇有整個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在單一的政權領導之下，齊一步伐，向着救亡圖存的目標，共同努力邁進，中國危難，庶幾得救，若再蹈過去的覆轍，無所不用其極的破壞垂成的統一，中國的前途，可真不堪設想了，少數人的得失與功罪，那倒是小事。

一九三六，五，一

科學的新史學

郭 耘

現在是被人稱爲科學的時代，其特殊的精神便是在：人們處理一切事務，都用科學方法。史學當然不能例外。已往它會隨着各時代的變遷，染上了各式各樣的顏色。現在我們須用科學方法，將它整理一番。近代歐美諸國由於進步特速之

故，對於科學的史學之建立已有了卓著的成績。我們想使中國史學的研究趨於科學化，這種「他山之石」是非借助不可的。

科學的史學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應用精確的史料，一是建設正確的理論。茲分述於後：

先講精確的史料

史學第一任務便是求真，所以非有精確的史料不可。史料不精確的著作，配不上稱為歷史，只算是無稽的傳說而已。然而已往的史學家都不注意這一點，他們作史都不過抄襲古代的傳說記載。至於所抄來的材料究竟可信與否，則並不過問。這種學者直至現在尚未絕迹於中國，王桐齡氏便可為這派的代表。他曾寫過幾本中國史，當時頗風靡一時，而且即在今日，一般未受過科學訓練的人，都還在嘆服他的淵博。但我們試看他所徵引的書目，幾乎全是根據不可憑信的史料。因之他的書現在已成爲古董廢紙，當無一讀的價值。而他所代表的那一派的學者，（對於史料不知等次，不辨真偽，迷信古書，隨手亂抄的一夥人）自然也日趨於沒落之途。

中國現在固然還存在着這樣不爭氣的學者，然而歷史考証學，萌芽卻甚古遠。我們讀晉書司馬彪傳，知道三國時譙周作的古史考，是憑着經典去糾正史記的錯誤；而司馬彪又據汲冢竹書紀年以正古史考的謬誤。所以在一千多年前，我國已有校勘的方法了。以後唐時劉知幾作史通，內有疑古，感經二篇，其精神與方法均值得我們佩服。到了宋朝司馬光的通鑑攷異，李心傳的舊証誤，都是應用攷異求真的方法。及至清世，閻若璩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崔述的考信錄提要，其所應用的方法則更爲精密。而崔述的貢獻尤大。他曾借一句土語「打破沙鍋紋到底」以表明他的主張，換句話說便是一切史料都須尋求根源。他的方法則是：「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真僞必取信於詩書。」（見攷信錄自序）從此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優點在於「尋原」，「問到底」的精神，而其缺點則在於他之所謂「底」「原」僅是孔孟詩書。這是由於時代的限制，我們對之是可以原宥的。

民國以來，攷証學更形發達，這可以以顧頡剛所編的古史辨為代表。他們的方法較崔述又進一步，孔孟詩書固可推翻，即最古的文字記載亦須就正於地下發掘的器物。這可以說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不可泯滅的進步。

上面已說明了我國史學界對於史料的選擇，已從迷信古人，走到懷疑古人的途上；已改變了從前隨便亂抄的惡習，而有了「考而後信」的態度。然而所謂「攷而後信」，只是說明了一個原則。治史者究竟應該怎樣去選擇史料呢？關於這種方法的討論，中國尚沒有成系統的專書。崔述在雖攷信錄提要中談及，但殊嫌過簡。梁任公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裡面也討論到史料的蒐集與鑑別問題，但仍多為浮泛空談，而缺一定法則。因此攷証家當然不能謹嚴。如王國維是誰人都知的精博學者，但在其所作宋元戲曲史內，引用偽古文商書「恒舞於宮」及今本竹書「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於般」。再如崔述在其上古攷信錄內，竟採用易繫詞「伏羲之王天下」，他不知道繫詞也不過與周末傳記有同等的價值。現在我要大略介紹一下新史學的攷証方法。其方法分為兩類：

(1) 外攷證——決定某種材料的真偽，基本條文有三：(a) 攷證材料的出處，(b) 攷證材料的作者，(c) 攷證材料的時代。

(2) 內攷證——決定某種材料之陳述是否可信或可能，其基本條文亦有三：(a) 作者所說的真意為何？(b) 作者是否自信其言？(c) 作者是否有理由能信其所說的話？

內外攷證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如果真偽不辨，則不能決定某種材料是否可信。同時因為真史料不一定完全能用，所以內攷證也決不能缺少。

這種方法不是幾句話能講完的，而且即便講完，還得要學者細心研究，時常練習，才能自由運用。本篇不欲多行討論，謹介紹法人 Langlois 與 Seignobos 合著的「Introductionaux Etudes Historiques」與讀者。此書簡單扼要，條理明晰，很能幫助吾人瞭解。（此書已由李思純君譯出，在商務出版，譯名為「史學原論」。）

x

x

x

x

x

x

現在再談正確的理論。

只有正確的史料，治史的任務並未終了。因為現代科學的新史學並不是死記一些過去的事蹟，而主要之點在於尋出史事的前因後果，這樣對於現代及未來的人類才能發生密切關係。所以縱然是非常正確的史料，如果是與全人類無關的事體，便不能採用。同時因為有了正確理論的指導，我們也可以將表面非常無聊的事變成很有價值的史料。梁任公曾舉一例如下：

「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積年流水帳簿，以常識論之，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倘將同仁堂，王麻子，都一處等數家自開店迄今之帳簿，及城間鄉間貧富舊家之帳簿各數種，用科學方法一為研究整理，則其為環寶，寧復可量？蓋百年來物價變遷，可從此以得確實資料；而社會生活狀況之大概，亦歷歷若睹也。」

（見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說史料）

所以有時非常平凡的記載，若有正確理論的指導，也會顯示出重大的意義。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無論任何平凡事體的發生，都有它所以然的基本原因存在。我們只有將基本原因尋到了，才能發現每件史事的重大意義。譬如說吧：第一次大戰當然對於人類文化關係非常重要，但我們首先須尋其基本的原因始可。我們決不能祇將奧匈太子的被刺，便認為是引起大戰的基因。若再接着刺刺不休地敘述大戰中雙方經過的事實，那麼簡直成了看一幕殘忍的人吃人的武劇而已，還不如去讀一下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呢！

上文已鄭重地提出了建設科學的新史學，必須對於每一件史事尋出其基本原因。所謂基本原因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又牽扯到各派歷史動力學說不同的爭辯，在這裏沒有多的篇幅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但其派別雖多，要之不外唯心和唯物兩派；而握有正確理論是後者。理由簡單得很，人之所以能思想者全賴腦子，腦本身是物質，同時它須受環境影響，才能發生作用；所以無論如何聰明的人也不能離世獨立，都要受其時代和環境的限制。

歷史動力學說中，以最後起的綜合派為最有勢力。此派認為諸種原因之單一範疇，都不能說明歷史發展的一切形態。

與階段，故須綜合各種原因以解釋歷史。這派的優點在於他們能看透一件史事發生的複雜關係，但其缺點則在於他們不知道各種原因中之主副作用。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已經證明了生產力確是社會一切運動的原動力；所以我們認為社會內的經濟進展之狀況，大半可以決定其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等。此處應注意的是我所特別寫出的「大半」二字。經濟自然是社會變動之主導的基本作用，但我們決不能忽視了副導的偶然作用。譬如說吧：「個人」向來被談經濟史觀的人們所認為是不重要的一個因子，但歷史的事實卻告訴我們，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絕對不算微小。又如地理的環境，對於社會進化也顯示出巨大的影響。

我們最終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主導的基本作用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但副導的偶然作用的力量也決不能輕視。因為它能對基本作用所發生的事體予以加速的力量或予以展緩的阻力。不過它決不能根本變更基本作用，正相反，它卻受制於基本作用。」

x

x

x

x

x

x

精確史料和正確理論在建設科學的新史學上據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二者之間並無軒輊之別。沒有精確的史料，則理論也不會正確；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導，則縱然得到精確的史料也將失掉其作用，美國莫爾根所著的古代社會 (Morgan: *Ancient Society*)，就因為未曾得到充足的證據，以致使得他的理論流於空泛錯誤，而讓現代的路威 (Lowie) 攻擊得體無完膚 (見氏所著 *Primitive Society*)。反之，我國自五四以來被疑古派所否定了的許多史料，近來卻因為大家都試用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各方面的新成績來解釋，而變成意義重大的東西。

我們固然不能否認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的進步，但同時所謂「京派」「海派」者也仍在嗷嗷不休地爭辯着。其實，所謂「京派」也不過僅知道史料的選擇，而「海派」則專門高唱其理論。因之一則專事考證瑣瑣的事件，找不出歷史的意義；一則缺乏了史實的根據，只發些空洞的論調。我們認清兩派的長短，努力研求改善，前途才有希望。

齊魯方言雜考

屈萬里

三年前，曾從事於齊魯方言之編集，已得三卷。後以改治他業，遂投諸敝篋，不復董理。頃時代青年編者來索稿，倉猝無以應命；爰取曩日所輯，採錄若干條，湊成此篇，聊資補白。拋磚引玉，是所望於博雅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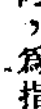
作者附記

你「广」，汝也，蓋「乃」「爾」而之轉。廣韻：「你，秦人呼傍人之稱，乃里切。」北史李密傳：「字文化及眼目大言曰：『與你論相殺事。』」

俺「弓」，自稱，女子喜用此語，蓋「言」「印」「媵」之轉。詩葛覃：「言告師氏」，毛傳：「言，我也。」又魏有苦菜：「人涉印否」？傳亦云：「印，我也。」爾雅注：「印，猶媵也。」說文：「媵，女子自稱我也。」是言，印，媵同義，而並與俺雙聲。集韻：「北人稱我曰俺。」知此字由來已久。

咱「出弓」，一作俗，我們也。膠東讀如診音。蓋朕之轉。炎微紀聞：「南蠻稱人曰歹，自稱亦曰歹；猶晉之言咱，楚之言儂也。」按齊魯居民，由山西徙來者多，此咱字殆晉語，非齊魯間所固有也。

寒毛「人膚上細毛也。晉書夏統傳：『聞君之言，不覺寒毛盡戴。』是見於載記之始。

嬰「一，乳也，一曰『媽媽』。按即母字，母，古讀如米音。集韻：『嬰，蘇批切，音迷，齊人呼母曰嬰。』是猶古音之道。媽，則母雙聲之轉也。母字，金文作，為指事字；蓋女字胸前左右各綴以點，以象垂垂之乳，斯其所以為母也。母子之關係，幼時以乳為最顯著，故即以乳呼母；是乳也母也，實二而一者也。

媽胡「俗謂為可畏之獸，所以懼小兒者。魯童謠云：『您爹趕集給你賣個貨郎鼓，白天拿着玩，夜裏嚇媽胡。』又謂之『媽猴』，按即猴也。說文「爲」字注云：『母猴也。』猴，古讀如胡；媽，母之轉也——或稱獼猴，獼，古與母音近

，亦雙聲之轉耳。唐李匡義資暇集卷下：「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為多髻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姑，性酷虐，煬帝令開邊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怖曰：「麻姑來！」稚童語不正，轉結為胡。」此亦可備一說，而實非也。又俗謂人於事不經意者曰「馬虎」，蓋「糶糊」之轉。

夥計 店夥之通稱，又僕人或相與共事者互稱，亦曰夥計。明沈孝思晉錄：「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按史記陳涉世家之「夥頤」，亦即夥計，所以呼其共耕之人也。又按，夥，即火也。司馬法：「人人正正辭辭火火。」注：「言一火與一火，猶人人殊之人人也。」通典兵制，謂二烈為火，五火為隊。

貨郎 貨，聲轉讀如賀，鄉間賣布者，搖鈴鼓以召人，俗呼為貨郎，因呼鈴鼓為貨郎鼓。按翟灝通俗編卷二十一，引文嘉嚴氏書畫記，有宋蘇漢臣嬰兒戲貨郎八軸，知此名由來已久。

介 俗數人或物，曰一个兩個，按即介字。古稱一人為一介之士，尚書秦誓稱一个介，義同。兩人讀介如蓋字音，蓋个雙聲易轉也。

和 俗謂棺為和。桂未谷札樸：「或謂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按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樂水霽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云：「兩頭無和」是也。」按此，則和本棺兩頭之板，後遂為棺之通稱。

魚苗子 苗，讀如毛陰平聲（...），俗呼湖中船居之人也。按苗變為雙聲字，實一音所衍，蓋輕人之稱。湖中漁者，與陸居之民，相視幾如異類，而其生活之狀況，向有許多未脫漁獵社會之遺習，人故以是賤而呼之也。蘇軾魚蟹子詩：

「江淮以為田，舟楫為室居，魚蝦以為糧，不耕自有餘。」即此。梁同書直語補正：「苗，窺面相戲之聲，音若毛。郭忠恕逢人無貴賤，輒呼毛。東坡郭忠恕書像贊序載之作貓，本傳及說苑並作貓。」按此雖非指湖中船居之人，其為輕率之辭則一也。

親家 清錢泳履園叢話：「今人呼姻家為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今齊魯間讀親如慶（去聲）音，其來亦甚久。宋趙與時寶退錄卷五：「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為去聲，若亦有所據。唐盧綸王黼

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按親字仄聲，其音幾與慶字無異矣。

當家子 魯北稱同姓之人也。唐王建詩：「不是當家類向說。」當家，指王守澄：則此語唐時已有之。

二邦 魯西稱僕人有此語。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俗呼奴為邦，今以奴為家人也，凡邦家二字，多相連用，時人欲諱

家人之名，但呼為邦而已：蓋取於下字者也。」按蘇說甚紆曲，然可證唐時已有此語。

吃醋 俗謂男女嫉妬曰吃醋，蓋以醋味喻人妬嫉時中心之酸楚也。通俗編卷二十二引在關知新錄曰：「世以妬婦比獅子

，續文獻通考：獅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喫醋之說，殆本此。」按此乃偶合，非本義也。

入 俗作翁，讀如日音，謂男女交媾也。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是其義。

僇他 音利希（力一丁一），見方言，郭注：「以言相蚩弄也。」按今魯西猶有此語。

蕪 丁又，煮也。魯童謠云：「月老娘，兩半子，鍋裏蕪的豆餛子。」蕪，即煮也。按此猶古音之未變者，詩葛覃：「

是刈是蕪。」爾雅：「蕪，煮之也。」

擗 音敢（《弓》），輶物使伸展也。魯謠云：「擗擗軸，兩頭尖，俺娘送俺泰安山。」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

造大餅，每三斗麪擗一枚，大如數間屋。」與今語同。又張慎儀蜀方言卷上：「伸麪曰擗。」則四川語亦如此。

綱令 機警也，即「精」之長言。宋景文筆記：「孫炎作反語，本出於俚俗常言……謂精曰綱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

舉。」按今山東亦謂孔曰窟籠，他如謂烘曰忽籠，謂夢曰木楞，皆此類也。

旅 五穀未經播種如野生者曰旅，後漢書光武帝紀：「野穀旅生。」注：「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

稽，音呂，古字通。」

關於紅樓夢作者家世的新材料

嚴微青

(一) 小引

(二) 從新材料中間得到的舊說的證實與新發現

1. 曹氏與清帝康熙的關係

2. 曹寅之任巡鹽

3. 曹寅祖孫及其新的世系表

(I) 曹寅之卒年

(II) 曹頌與曹頤及曹雪芹

4. 紅樓夢中之賈元妃及對於李執買蘭的一個新推測

(三) 後記

(一) 小引

關於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世的材料，胡適之先生的幾篇攷証和序跋，差不多已經搜剔淨盡，即其他直接或間接可以根據的線索，也完全被使用無餘了；在這裏要想再在攷証曹氏家世的題目下面寫文章，真不免令人有「山窮水盡」之感！然而近幾年來，故宮博物院編印的文獻叢編却接連着給我整理出一批新的材料來。根據了這些新材料，不但可以証實，或改正了以前所假設的許多懸想，而且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啓示，和新的途徑。就紅樓夢的研究上說，這自然是可喜幸的

不過，這一部分新材料，並非什麼皇室重要的史籍，而僅是幾十通所謂「康熙硃批」的曹寅父子的奏摺（文獻叢編第九輯至十二輯，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故宮排印本）。在這些奏摺中，雖然因為「奴才」，「萬歲」的體制所關，而不少「感激天恩」，「欽此欽遵」的廢話，然而除去這些廢話之外，下剩的却都是實在，可靠的史料。有人以為研究一個人的生活 and 思想，應該先研究他和朋友之間往來的「尺牘」；而曹寅父子這些奏摺正是尺牘之類的東西，——其中有康熙帝的秘令，有曹氏父子各人的報告，俱是極詳盡而且親切的。其間如曹寅奏報熊賜履一切的情形，及內科場案的幾件奏摺，如果我們誇大一點說，簡直可以補正史之不足！我們承認這些材料太零碎，缺乏系統，但是在攷証工作上，對於史料本身的真價值是沒有絲毫損失的。以下本文，即根據了這一部分新材料，而從事努力於舊說的證實，和新的線索的發現。在前一步工作裏，我們希望能夠把胡適之先生許多「假設」做一翻清算；在後一部分裏，我們希望能夠再提出幾個新的問題來。自然這是一個奢望，因為筆者向來是不慣作攷証的，尤其是關於紅樓夢的這一部分。這裏，筆者所能貢獻給讀者的，只是一點提示，一點介紹；至於精研博考，那只有期待於我們的「專家」了。

（二）從新材料中間得到的舊說的證實與新發現

1. 曹氏與清帝康熙的關係

在我們讀胡適之先生的考証的時候，總是很奇怪為什麼康熙帝那樣信任姓曹的人，而尤其是曹寅？他們之間，究竟有些什麼關係？據胡先生在考証裏告訴我們：（1）據顧頌剛先生考証的結果，知道康熙帝六次的南巡當中，曹寅曾經當過四次接駕的差。除去第一次康熙是駐蹕在南京將軍署，餘外五次都是把曹寅的織造署作為行宮的。（2）據振綺堂叢書，聖駕五幸江南恭錄所記，則康熙四十四年的第五次南巡，曹寅既以江寧織造兼辦差官的頭銜在南京接駕，又復以巡鹽御史資格趕到揚州接駕去。（3）就在這次南巡的時候，曾經救了一位江寧太守陳鵬年（以上均見紅樓夢考証，胡適文存第一集下冊頁八二三，八二六，八二九）。因為曹寅曾經接過一次的駕，而後來駕輕就熟使他繼續辦理幾次接差的事，

這是可憐的；就是後來以兩個不全的職銜，趕到兩處去「接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選他一個管理織造的官，會能夠勝任若干年之久（後來且可子襲父職），能夠經當地大員的推荐使他担任接駕的事，而且以後每次都派到他，每次上下都毫無異言，這絕不是一個普通官員所能有的機會。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曹寅以一江寧織造的官，竟能在皇帝和太子面前，教活一個太子所製殺，而地位並不比他低的太守陳鵬年，這實在是一件耐人尋思的事。關於此事的詳細情形，據考 証 引 袁 枚 隨 園 詩 話 卷 二 所 稱：

「康熙間，曹棟亭為江寧織造……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荐陳，人以此重之」
又引香 畝 類 徵 卷 一 六 四 陳 鵬 年 傳：

「乙酉，上南巡，總督集有司議供張，欲於丁糧耗加三分。有司皆懼服，唯唯。獨陳鵬年不服，否之。總督快快。議遂寢，則欲挾去鵬年矣。」

「無何，車駕由龍潭幸江寧，行宮草創，欲挾去之者因以是激上怒，時故庶人從幸，更怒，殺欲鵬年。……」

「織造曹寅免冠叩頭為鵬年請。當是時蘇州織造李某伏寅後，為寅題，見寅血被額，恐觸上怒，陰曳其衣警之。寅怒而顧之曰：『云何也！』復叩頭，陪有聲，竟得請。」

這兩段紀事的目的，不外要說明曹寅的人品，和他之所以為人器重的緣故；然而從這裏却更可以使我們感覺到曹寅和康熙帝中間，的確是有着非常的關係，而且可以更具體的給我們歸納成兩個頗撲不破的疑團：

(1) 曹寅以一織造，為什麼有「密疏」之權？

(2) 曹寅又何以能有為江寧太守請命，而且不怕觸怒皇上的資格？

在沒有找到可靠的新材料之先，要解決這兩個疑點實在不大可能，即使能勉強下個解釋，然而終究是臆斷之說，不足以為定論。現在我們既是有了一批新材料，一批新的證物，姑且看看牠能不能給我們一點新的、適當的解釋。

我們且看這新証物之一的文獻叢 編 第 九 輯（故 宮 博 物 院 排 印 本）：清 康 熙 硃 批 諭 旨 的 奏 摺：

(1) 江寧織造郎中曹寅奏謝欽點巡鹽並請陞見摺 (清康熙四十三年)

「……臣寅蒙皇上天恩，生全造就，雖捐糜難酬萬一！去年奉旨着與李煦輪管鹽務，今又蒙欽點臣寅本年巡視兩淮。……蒙皇上念臣父置，係包衣老奴，屢施恩澤，及于妻子，有加無已！……」

(2) 曹寅奏開悉十八阿哥薨逝及異常之變摺 (清康熙四十七年)

「……臣係家奴，即宜星馳北赴，誠恐動駭耳目，反致不便。……」

再看文獻叢編第十輯：曹寅奏謝欽點巡鹽並到任日期摺 (清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本月初七日，都察院差官奉到勅印……初十日離江寧，十三日至揚州到任辦事。竊臣寅身係家奴，蒙聖恩擢任，雖竭犬馬之誠，難報高厚于萬一！……」

又第十一輯：曹寅之子曹頌奏謝繼任江寧織造摺 (五十二年正月初三日)：

「……竊奴才包衣下賤，年幼無知。……」

及曹頌繼任江寧織造謝恩摺 (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竊念奴才包衣下賤，黃口無知……」

據此，可知曹氏，自曹寅之父曹璽起，便是清朝皇帝的「下賤」，「家奴」。我們知道「奴才」一詞，雖是清代臣子對於君主的自稱，然而在這裏，其意義却絕不如是簡單。所以「身家係奴」的曹寅聽說十八阿哥薨逝，而即摺奏其應當「星馳北赴」(見前舉曹寅奏開悉十八阿哥薨逝及異常之變摺)。這正是說「奴才」聽見「主子」家裏有了喪事，而要去奔喪，或幫助料理。如果僅是一個普通官員，自無這種必要。而且，在曹寅死後，曹頌的奏摺裏，開首即說：「曹寅子奴才連生謹奏，自己居然呼着乳名(見五十二年九月曹寅子連生奏曹寅死後情形摺)」。等到曹頌奉命繼任父職之後，其奏謝摺上才說：「……後奉特旨改換奴才曹頌學名……」又，在曹頌繼任江寧織造之後，康熙帝又命他詳奏家事(見曹頌奏家務家產摺)。一個官員在父親死後，摺奏皇帝的時候，自呼乳名；而後來還是由皇帝特旨令其改換學名，而且甚至於令

其詳奉家事，若非一個真正關係密切的家奴或奴才，絕不會遭遇這種「恩寵」的。再看康熙四十二年曹寅奉射次點巡鹽並請差見摺後面的「硃批」：「……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摺請旨……」大概這即是他所以有「密疏」特權的由來。下面又叮囑他：

「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其責任的重大，與康熙帝對於他的信任，可想而知了。全時在曹寅方面，自己也深知其地位之重要，所以在開悉十八阿哥薨逝的奏摺裏也說：「……誠恐動駭耳目，反致不便」。其後四十七年五月曹寅奏共武陵塌陷摺，其「硃批」云：

「此事奏聞的是，爾再打聽，還有什麼閑話，寫摺來奏」。

又，四十八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間，曹寅屢次奉密旨奏報米價；及熊賜履行動，熊之詩稿；奏報熊賜履病故，並熊之臨終情形，熊之家產等瑣碎事情。五十年又奏報江南科場案，凡六件。其他暗中奏報的事件還多。曹寅便一直擔任着這秘密蝶報的工作。這雖不是他官內應管的事情，却是他（以及後來他的兩個兒子）任內唯一的要務。所以他名目上雖是一員織造，一員巡鹽，而實際上他却是一個蝶報，一個偵探。以後的曹頔，曹頔名義上承襲着他父親的織造職銜，暗中依然也繼續着這蝶報的工作（曹頔早亡，後來密摺呈奏的事還是曹頔做的多）。

在這裏，歸納以上所述各點，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這不但足以說明曹氏與清廷的關係，而且可以打破我們過去所懷疑的兩點。那就是：（一）曹氏祖孫本來是清帝的家奴，至曹寅而更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寵愛。（二）自曹寅起，曹頔，曹頔等雖名為任職江南織造及兩淮巡鹽，而實際上却是清廷駐外的蝶報。所以，曹寅能出管江南織造二十餘年，而且後來能夠子襲父職。因之位置在他以上的官員也不得不予以相當的尊敬和優待，使他擔任迎駕的辦差官。全時在皇帝面前他既有「密摺請旨」的特權，與「打聽」「閑話」的恩命，所以他能夠「密疏荐陳」，能夠在皇帝和太子面前不顧上怒為人請命了。

2. 曹寅之任巡鹽

關於曹寅之任職巡鹽的事實，胡適之先生的考證裏已經有詳細的討論，而在所引的章學誠的丙辰劄記裏記載尤詳。
 (胡適文存第一集下冊頁八二六)

「曹寅爲兩淮巡鹽御史……康熙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間年一任；與全旗李煦互相番代。序於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八年，與曹互代，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又連任，較曹用事久矣。……」

這裏所云「番代」之說是對的。我們且看四十二年曹寅奏謝欽點巡鹽的奉摺：「……去年奉旨着與李煦輪管鹽務，今又蒙欽點臣寅本年巡視兩淮。……」當年十月有奏謝欽點巡鹽並到任日期摺。四十五年八月又有謝復點巡鹽的摺奏（文獻叢編第十輯），內云：「……八月初四日，接邸抄蒙恩復點曹寅巡視兩淮鹽課。」就其摺奏的年月算來，其「番代」情形正和章氏之說相合，不過章氏所謂「……李於……五十年，五十一年……又連任，較曹用事多矣」，與事實却不甚相符。就文獻叢編十一輯曹寅子連生奏曹寅故後情形摺（五十一年九月初四日）上所說：

「九月初三日，奴才堂兄曹頌來南，奉梁總督傳宣聖旨，特命李煦代管鹽差一年。……」是五十一年李煦之任巡鹽並非「連任」，而是代理！

此外，從這些摺奏中間，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的知道曹寅在他任巡鹽的時候，曾經如何彌補虧空。而全時康熙皇帝對於鹽課情弊曾如何注意。如四十九年九月曹寅奏進晴雨錄摺上了之後，即奉道這樣一道硃批：

「……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于是在當年十月曹寅遂不得不上摺來說明設法補完鹽課的虧空：

「……本月初一日摺子回南，伏蒙御批：『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欽此欽遵。今年兩淮荷蒙皇上特將兩淮新徵，於李煦任內緩征一百萬兩，以此餘力即可補納舊欠。臣於三月抵陽

，即會院道傳命諸商，令其上緊督都催，補清舊欠，以仰副天心！臣歸江寧，臥病累月，……李煦在彼，不知督催已納多少，容臣到任查驗明白，務必盡心竭力，設法督催清楚。……」

第二年的三月又有一次設法補完鹽課虧空的奏摺：

「……本月初八日摺子回南，伏蒙御批：『兩淮虧空近日可曾補完否？……』竊自去年二月蒙聖恩李煦任內代徵一百萬兩，至十月十三日交代與臣新舊共該存庫銀二百八十六萬二千餘兩。臣自到任後，即與署道滿都並力催徵，已完過九十萬兩。現在上納當該銀一百九十餘萬兩，……臣與運道催徵。今年滿任之時，可以補完八分。若盡數催徵，亦可完全；但臣今年新錢糧正雜帶征各項多于往年，……如一時並責令其全完，商力恐有不繼。……」

雖然曹寅是如此上緊催完，而康熙帝仍然怕他了結不清楚；所以摺後的硃批還是一再的叮囑他：

「虧空太多，甚有關係。十分留心，還未知後來如何，不要看輕了！」

不久，曹寅便在這樣「盡心竭力」清理虧空的生活，了結了他的生命，而他所應該完補的虧空，到底還是不曾了結。所以到曹頤奏報他父親曹寅故後情形的時候，猶然說着彌補虧空的事：

「……至父病垂危，……又以所該代商完欠及織造錢糧，捶胸抱恨，口授遺摺，上達天聽。……九月初三日奴才堂兄曹頤來南，奉梁統管傳宣聖旨，特命李煦代管鹽差一年，着奴才看着將該欠錢糧補完。……」（曹寅子連生奏曹寅故後情形摺，五十一年九月）

這彌補虧空的事，曹寅死後，又多出一部分「織造錢糧」來。一直到五十二年十一月才算完結。曹頤在奏李煦代任鹽差補完虧欠情形摺裏說：

「今李煦代任鹽差已滿，計所得餘銀共五十八萬六千兩零。所有織造各項錢糧及代商完欠，李煦與奴才眼同俱已解補清完，共五十四萬萬千六百餘兩。……當餘銀三萬六千餘兩，奴才謹收貯。……」

當年十二月又把餘銀三萬六千兩奏進給皇帝，結果康熙收下六千兩，把三萬兩的整數「賞」給了曹頤（見五十二年十二月

曹頌奏請進鹽差餘銀摺硃批)。

這樣，由曹頌手裏才算把他父親一生所提心弔胆的一件大事弄清，而曹寅與其所任之巡鹽御史的關係才圓滿結束了。

3. 曹寅祖孫及其新的世系表

(I) 曹寅之卒年

關於曹寅之生卒年月，據胡適之先生在考証裏說：

「……從他的集子裏，我們得知他生於順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九月七日。他死時大概在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的下半年，那時他五十五歲。」(胡適文存第一集下冊頁八三一)

這裏對於他的生年，胡適之先生已經明確地考出月日，對於卒年却還不敢十分肯定。我們從這新發現的材料裏，又可以找到幾條旁証，來證明胡先生對於他的卒年的推斷也是可靠的，雖然他沒有確切的指出日子來。

我們看現在文獻叢編所收的曹寅的奏摺，其年代最晚的是第十輯清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三日奏奉到御書懇請勸石的一摺，以後便沒有曹寅的摺了。再看文獻叢編第十一輯，第一件便是曹直子連生(即曹頌)奏曹寅故後情形摺，下面日期注的是五十二年九月初四日。摺中聲稱：

「……奴才故父一生叨沐聖主浩蕩洪恩，出管江寧織造二十餘年，復四差鹽務，遭遇異數，疊加無已。……不意壽命不延，遽辭聖世。……九月初三日奴才堂兄曹頌來南，奉梁總管傳宣聖旨：特命李煦代管鹽差一年，着奴才看着，將該欠錢糧補完，倘有什麼不公，復命奴才摺奏……」

據此我們可以知道曹寅之死，一定是在康熙五十一年；而其月日，則當在六月初三日至七月二十日四十幾天之間。因為曹頌是九月初三日來南「傳宣聖旨」、從北京到江寧當時須要走幾天，我們雖不知道，然而看後來曹頌繼任江寧織造謝

恩摺上所說：「……竊奴才于二月初九日奏辭南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抵江寧省署。……」是從他自北京「奏辭南下」，到「江寧省署」，中間一共用去二十天。依此計算，則曹頌九月三日來南，一定是八月十四左右即由京動身。而曹寅之死耗報到北京，其間也得需要二十天的工夫（據曹寅子連生奏曹寅故後情形摺上說：「……奴才年當弱冠，正犬馬效力之秋，又蒙皇恩憐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俾携教養，……乃得送終視殮，皆出聖主之賜也」。可見曹寅是死在南方任上的），中間再加上康熙帝傳旨及曹頌「奏辭」等事情，又須耗費一兩天的時間，則曹寅之卒日至晚當在七月二十日左右，不能再晚。

（二）曹頌與曹頌及曹雪芹（附世系表）

據胡氏考証所引八旗氏族通譜卷七十四，乃胡氏自己假定的「世系表」看來（胡適文存第一集下冊頁八四四），可知胡氏是以曹頌和曹頌都是曹寅的兒子的，所以下面說：

「……曹寅死後，曹頌襲織造之職，到康熙五十四年曹頌或是死了，或是因事撤換了，故次子曹頌接下去做。……」（頁八四五）

然而我們從文獻叢編所收的曹氏奏摺裏看來，曹寅實在只有一個兒子（即曹頌），我們看文獻叢編第十輯，康熙四十八年二月曹寅奏為婿移居並報米價摺：

「……臣有一子，今年卽令上京當差。……」

後來曹寅死後，曹頌上摺奏其故後情形（原摺五十一年九月奏上，作「連生」，係曹頌乳名）也說：

「……又蒙皇恩憐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俾携教養，……乃得送終視殮者，皆出聖主之賜也。……」

可見曹寅止生曹頌一人，並無次子；至於後來繼任江寧織造的曹頌，那只是曹寅的嗣子，所以在康熙五十四年曹頌繼任江寧織造之後，他的代母陳情的奏摺上說：

「……竊奴才母在江寧，伏蒙萬歲天高地厚洪恩，將奴才承嗣襲職，保全家口，奴才母李氏聞命之下，感激痛哭，率領閣家老幼望闕叩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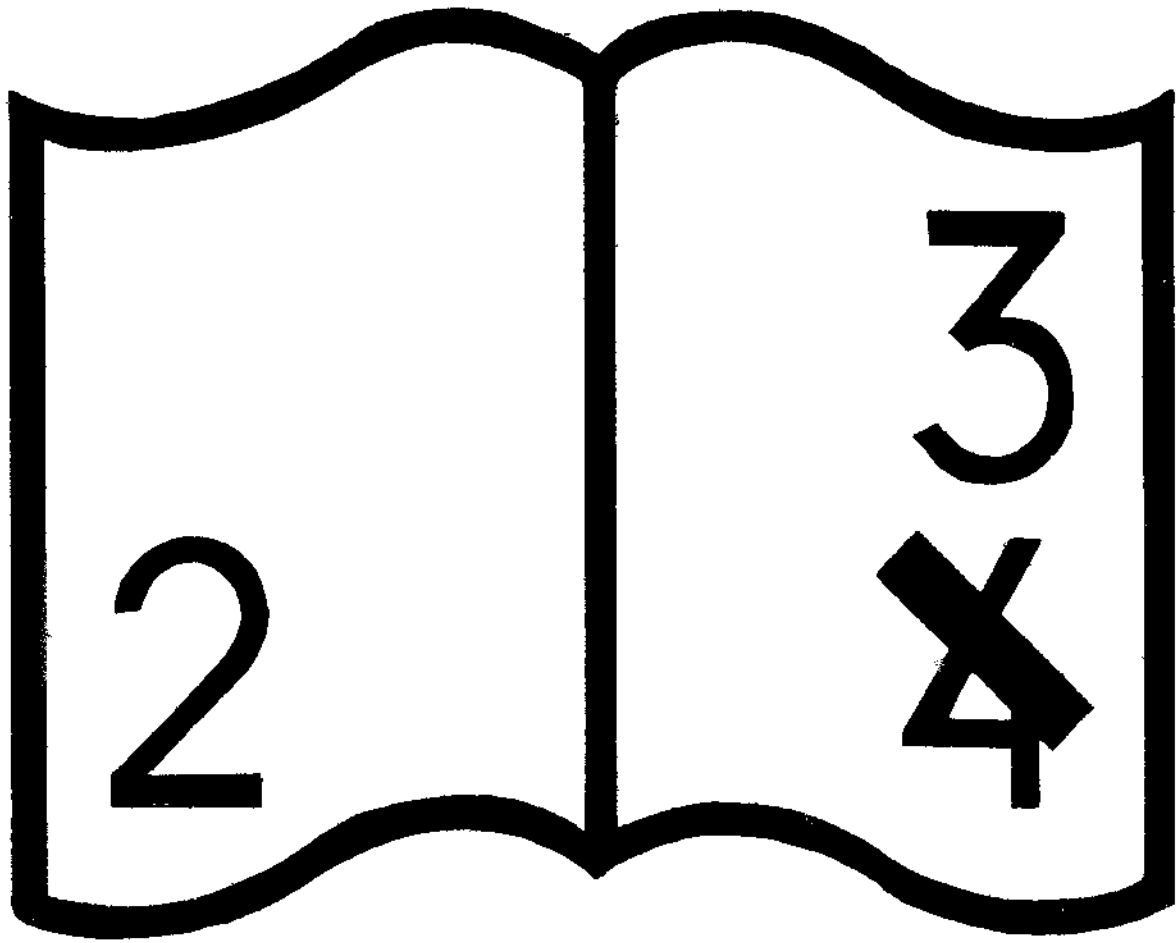
又，曹頌在他覆奏家產的奏摺裏（五十四年七月摺），雖說是：「竊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帶在江南，撫養長大。……」然而提到家產家務，却說：「……奴才到任以來，亦曾細為查檢。……」及「……奴才問母親及家下管事人等……」。如果他是曹寅的生子，大概不會這樣顛頂，自己的家事等到到任之後，才去「細為查檢」，才去問他的母親及家中管事人。可見他雖是承襲了曹寅的職位，却是經過「承嗣」的。而且他之所以「承嗣襲職」，似乎還是奉康熙帝命辦理的，所以摺中有「伏蒙萬歲天高地厚洪恩」之語。

然則，曹頌究竟是誰的兒子呢？我們頗疑惑他是曹宜之子。因為在曹寅的弟兄當中，我們知道得比較詳細一點的，只有曹宜。大概也只有他和曹寅的關係為最密切。所以康熙四十七年護送佛船，即是由曹宜護送到杭州，再交由杭州織造孫文成與曹宜二人送到南海的（見曹寅奏送佛船已到普陀摺）；而且曹頌在覆奏家產家務摺中說：「……竊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帶在江南，撫養長大……」或即是因為曹宜也在江南的關係，所以曹頌得隨着父親，伯父，而在江寧長大。

至於曹頌之襲職。自然是因為曹頌死了的緣故。胡適之先生在寫考証的時候，雖也疑心曹頌是因死亡而開缺，但還不敢十分肯定。現在我們可以找出實証了。

據現存奏摺所見，曹頌是在五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到江寧繼任織造之職（見曹頌奏謝繼任江南織造摺），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入京，（見奏李煦代任鹽差補完虧欠情形摺）而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進鹽差餘銀摺，即是曹頌在京所上，故云：

「……奴才隨行之時，母諭諄諄，……將此所得餘銀，恭進主子，添備養馬之需，或備賞人之用，少申奴才母子
——蠅蟻微忱！……」



编码错误

到了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頌就有繼任江寧織造謝恩摺，全日所上代母陳情摺中間並說：

「……奴才之嫂馬氏因現懷孕，已及七月，恐長途勞頓，未得北上奔喪。……」

又說：

「……竊念奴才祖孫父子世沐聖主養養洪恩，涓埃未報，不幸父兄相繼去世。……」

是曹頌於五十二年正月襲職，當年十一月中旬進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京尚有奏摺，過後不久，遂即去世了。其詳細月日，以証據缺乏，當然很難斷定，然而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還在京奏上鹽差餘銀，曹頌在五十四年二月初九日才奏辭南下，來襲任織造（見曹頌謝恩摺），其間約有一年的光景，再証以馬氏在五十四年三月已經懷孕七月之說，或者曹頌是臥病在京，而在康熙五十三年下半年，（至晚不能晚過九月），或五十四年正月裏，在京去世的。

在胡氏的考証裏，以為曹雪芹即曹頌之子，並推斷他大概生於康熙末葉，或即生於曹頌死年左右，即是康熙五十一年左右（見胡適文存第下集下冊頁八四四及八五三）。可是胡適文存二集的跋裏（頁一七三），又引四松堂集詩，假定他生於康熙五十八年，不及見曹寅，而曾隨其父曹頌在織造任上。這兩個推斷其結果雖不相全，而全是以雪芹為曹頌之子的；而胡氏的意見，則似乎相信後說。在這裏我們當然沒有力量來斷定那一個說法對，不過我們可以附加一點解釋，即是：假使依據後說，以四松堂集的詩為準，而假定雪芹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則雪芹定為曹頌之子，即曹頌之堂侄，曹頌之侄孫，那麼，胡氏在考証裏所懸測的年月似乎一無可取了，可是在曹頌代母陳情摺裏曾有如下的幾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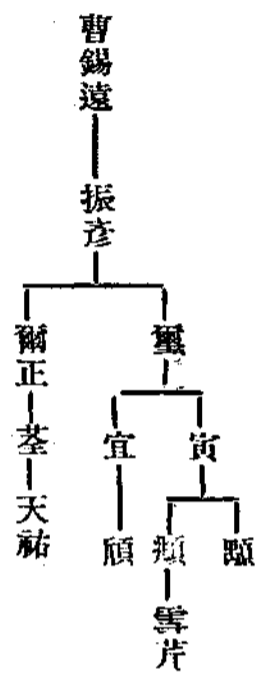
「……奴才之嫂馬氏因現懷孕，已及七月，恐長途勞頓，未得北上奔喪。將來倘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則曹頌亦有生子可能。如果馬氏所生即是雪芹，則即曹頌之遺腹子。其生年自以考証之說為是，即生於五十四年，曹寅死後之第三年。如此則胡氏跋裏的假設只是對了一半，即雪芹雖不及見曹寅，却實在是隨了叔父（並非父親）曹頌在江寧織造任上的！——自然，現在我們沒有証據可以証明馬氏所生的一定是兒子而不是女兒，更無從証明其所生的兒子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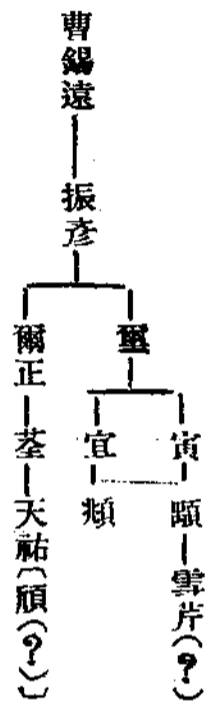
即是曹雪芹，不過我們以為胡氏在考証裏的推測，似不必因後來四松堂集的詩而完全放棄；而且，從這一點的啓發上，將來胡氏或能訂補其後說也未可知。

根據以上幾節的檢討，我們可以把胡適之先生在考証裏所「假定」的那個「世系表」，約略改正一下：

(甲)胡適之先生：「一個假定的世系表」(胡適文存一集下冊頁八四四，據八旗氏族通譜)



(乙)新的世系表 (據故宮博物院文獻叢編康熙硃批曹氏奏摺改正)



附註：據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曹頌奏曹寅故後情形摺：「……九月初三日奴才堂兄曹頌來南……」則頌定非曹宜之子(以曹寅曹宜之關係而論，則曹宜之子當是曹頌之叔兄弟)，疑或即表中曹荃之子天祐之學名。

4. 紅樓夢中之賈元妃及對於李執賈蘭的一個新推測

紅樓夢中的賈府既是作者曹雪芹之家庭的縮寫，則書中所寫的賈家人物的活動，也就是曹氏家屬及其親眷的私生活

；然而其間有許多人物是我們認識不出來的，如寫做一位貴妃的賈元春，便是其中的一個。她雖不是書中的主人公，在這一個長篇的結構中也沒有很多的活動；然而因為她的省親，她的生病，她的死亡等等，却間接的給書中增加了不少的關節和波瀾。在全書中比較起來也可以算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可是我們認不出他是誰來，我們想不出她和作者究竟有什麼關係，她究竟是以什麼身分被寫入這一個偉大的長篇的。筆者曾翻過清列朝后妃傳稿，始終沒找出一位姓賈的后妃來。在這裏這幾本奏摺却幫我們打破了這隱謎。在文獻叢編第十輯所收康熙四十五年八月曹寅奏謝復點巡鹽並奉女北上及請假葬親摺上有一段是：

「……今年正月太監梁九功傳旨，著臣妻於八月船上奉女北上，……竊思王子婚禮，已蒙恩命尚之傑備辦無誤，筵宴之典，臣已堅辭。……」（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又當年十二月曹寅奏王子迎娶情形摺：

「……前月二十六日，王子已經迎娶福金過門，上賴皇恩，諸事平順，並無缺誤。隨於本日重蒙賜宴，九族普沾！……所有王子禮數隆重，庭園恭和，理應奏聞。……」

從這裏可知紅樓夢中的賈元春，即是曹寅的女兒。她雖不是皇帝的妃子，像在紅樓夢中所寫的那樣威嚴隆重，但實在是一位王妃；書中所寫的省親、探病種種情節，雖未必即全與事實相符，大體當是寫實的。而曹寅在上面所舉的奏王子迎娶情形摺中所說的「福金」，或者即是元春的真名子；不過以該時專制時代之體制而言，曹寅若以女為王妃，他個人似乎不應再直呼其名。在清會典上有「福晉」一詞，為清室親王，郡王及親王世子，郡王世子之正妻的通稱，此處所謂「福金」，或者即是「福晉」之另一種寫法，也未可知。

至於那位王子究竟是誰現在因為證據太少，我們還不能確定；可是據另一個奏摺上，曹寅告訴我們是一位鑲紅旗王子。在那一個奏摺裏，並且說明那「福金」生了一個世子。那原文是這樣的：

「……再臣接家信，知鑲紅旗王子已育世子，過蒙聖恩優渥，皇上覆載生成之德，不知何幸，躬逢值此！臣全家

聞信，唯有設案焚香，叩首仰祝而已。所有應備金銀綬疋鞍馬搖車等物，已經照例送訖。……（康熙四十七年七月曹寅奏洪武陵場陷摺）

我們在通行本的紅樓夢上知道元妃是不會生過孩子的，所以在第九十五回因說成實元妃薨逝的一回裏說：

「……但元妃並無所出，唯諡曰『賢淑貴妃』，此是王家制度，不必多贅……」

這是和摺奏不全的。不過這第九十五回的紅樓夢並非曹雪芹自作，乃是高鶚所續。如果曹雪芹自己寫下去的時候，或許就把元妃生子的一段故事敘述進去了。

据此，我們更可以知道這位以曹寅的女兒化身爲紅樓夢中之賈元妃的「福金」，和作者曹雪芹乃是姑母與侄兒的親屬關係；而在紅樓夢裏，和這位元妃有姑侄關係的則是賈蘭。全時賈蘭又是一個無父的孤兒，在母親李紈手中長大起來的，這頗和我們在上一節裏所推測的曹雪芹的身世相彷彿。因此我們很疑惑雪芹或即是曹顯的遺腹子，而曹顯之妻馬氏即是李紈的正身。或者曹雪芹把自己寫作賈寶玉，而實在却是過着賈蘭的生活！在這裏我們沒有力証能夠使我們堅持這個說法，然而這實在是一條值得注意的線索。

（三）後記

因爲時間的倉卒與字數的限制，本文就這樣的結束了。從這寥寥的幾件摺裏所推証出來的故實，自然是很貧乏，不足以使我們躊躇滿志的；然而據文獻叢編告訴我們，說是：

「曹寅奏摺凡百十八件（清康熙三十五年至五十一年），又其子曹顯摺十七件（清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曹頌摺四十六件（清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

其總數約有百八十件之多，而在第九輯至十二輯的文獻叢編所整理出來的，不過僅有三分之一；我們這裏所引用的只有二十五件，僅相當於總數的七分之一，爲數是極少的。如果曹寅父子另外的幾十件奏摺能夠完全整理出來，我們相信一

定更能給我們許多幫助，許多新鮮的發現！因之，在這裏，我們切望：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能夠把所負責編印的文獻叢編中的曹氏父子奏摺早日整理付印，全特並望一般「專家」們再能多給世人發現些更新鮮而更可靠的材料。

二十五年五月在北平整理舊作，

近代挪威瑞典文學的動向

梁仁甫

(一) 時代背景

文學是社會內部和時代的反映，就文學作品的內質的分析，我們能夠看出當時社會內部的大概情況。歐洲自從生產技術改變了以後，影響到文壇上的是產生了燦爛蓬勃的浪漫主義派文學，如機器代替了手工業一樣，浪漫主義便把無生氣重形式的古典文藝給衝蕩破碎，隨即取而代之。不過從此以後，文藝園地形成了一塊自由拓荒的處所了。文學上的派別也就愈演愈奇。

這是世界文藝思潮的大概情形。挪威和瑞典，雖僻處在歐洲荒涼的北部，但文藝上的思潮，仍直接從英法德諸國受到莫大的影響。如十八世紀之受了法國古典主義的影響，十九世紀初期，演為浪漫悲觀主義的思潮。十九世紀後半期，變為寫實的悲觀主義。我們可以說挪威瑞典在十九世紀初期是產生詩的時期，後半期便是產生小說的時期了。這種綜錯複雜的思潮，直到二十世紀才在文藝作品上表現的較比清楚些。

在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的是近代挪威和瑞典二國。在文藝思潮上又變了方向。這種思潮的改變，很明顯的暴露出資本主義壓榨下的城市的罪惡。兩國的文學作家們，在一種反動的情緒下，竭力想逃避工業革命產生的上層的誘惑性的文明。於是他們咒咀城市的罪惡，厭煩資本主義所代表的文明。這種對時代現狀不滿的熱情和逃避都市的方法，便是現在創造地方文學上面了。小說裏表現這種趨勢更其明顯。一般作家們都指示出向田園文學方面的努力，他們養成了運

世的心境和意趣。我們就事實上來分析這種反動的思潮，這顯然是城市的資本主義的罪惡和世界大戰屠殺的慘酷激蕩出來的一種自然現象。因此作家們在逃避現實的心境下，在恬靜安閑的田園中，反可以從輕易不被世人歡迎的人生方面，博得自己內心的安慰。

(II) 挪威

在挪威，田園文學作家佔絕對的優勢，這派作家們表現出偉大的心理的分析與了悟。因為作家們愛好田園，便演變出方言派的作家，其中最享盛名的代表人物，便是：

(A) 歐拉夫·當恩 (OLAV EIDEN) 他一八七六年生於南濱帶林，他的家鄉田園，便是他小說中故事的背景。他用本地的方言去寫小說，在故事中暗示出都市的傳統的兩種思潮的衝突。可是他的題材是進步的，他有時祇用一個人物，便能夠刻劃出普通一般落伍者的典型。他在挪威文壇上好像開了一朵燦爛的花。他的重要作品有：

三期友——長篇小說——，好良心，儒微叢集——內容包括六篇農民家庭小說。在儒微叢集中，作者充分表明了儒微克族人和世界的關係，以及一代一代的傳統思想。作者生動的描寫給予讀者以莫大的興趣。他用客觀的態度去觀察和分析，但並不脫離開本題。書中的人物多半是敘述式的描寫，無解釋與指引，讓作品自己陳述出時代的思潮。用這種客觀態度，來描寫農民生活，最值得人佩服。

(B) 昂狄賽 (SIGRID UNSET) 是一位偉大女作家。她一八八二年生於克龍堡。她的最盛名的作品是克瑞亭拉蘭代泰爾——三篇相聯貫的戀愛小說。描寫一個女人，有不可遏抑的情感；結婚後的生活，是在狂喜與悲慘矛盾之間。因為夫婦結婚是基於熱烈的愛情，同時二人的性情又有顯著的差異，所以夫婦間時常反目。故事是用寫實方法來寫的，作者把時代不同的人物聯貫在一起，表現的深刻，如同走到街上遇到的活人物一樣。

她有宗教的信仰，她謳歌已往，憧憬歷史上的陳迹，她認為不信仰上帝的人，多半放浪不羈、苦惱倒多於快樂。她愛好中世紀文學，對現社會資本主義的罪惡，竭力攻讞。其餘重要作品：

金尼——描寫戀愛的，大意是一個解放的女藝術家，和一位青年文藝家及他的父親發生了雙層關係，這是詛咒現社會文明的罪惡。春，內容表現出作者一副道德面孔。用寫實的手段，把家庭間平淡快樂的生活，描寫的淋漓盡致，更烘托出人生外表樂觀的儀容，代表出了田園文學的色調。其餘作品，有卑賤的命運，山神之破鏡，聰慧的聖母。

就大體說，她的小說是表示着田園農民的生活的漸漸崩潰之趨勢的。作者以聯環的農民的情節，描寫整個的農村，譬如農民的揮霍成性的子弟，因虛榮心的驅使，離開家鄉走到工業發達的都市。結果在都市受了刺激，又重新返回故里。這種懷戀幼年故鄉的心情，是地方小說寫作的唯一動機。不過我們稍嫌作者把握不住時代。

(C)卜拉頓 (OSKAR BRAATEN)。生于一八八一年，是一位嶄新的普羅列塔維亞作家。對下層階級有深刻的描寫。他的戲劇多半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劇。代表無產階級向社會發出了慘苦的哀呼。在資本家壓迫下的勞苦工人，生命迴旋在機器輪旁，從漫天黑煙和煤渣狼藉的工廠裏消磨完了青春和壯年的時光。作者以熱烈的同情心，暴露社會階級的罪惡。他的主要小說：羣狼之穴，馬帝爾。羣狼之穴是描寫一幅帶有幽默性的三個幼童，喪身在稱為羣狼之穴的惡劣屠處。情節中充滿了人類的同情心。馬帝爾描寫無產的窮人，想從悲慘的生活中，用鬥爭的方法逃避開社會，然而結果失敗了。作者不獨是無產作家，也是著名的心理學家。基於心理的分析，所以能夠顯出作品的真摯動人。

(D)包以爾 (JOHAN BOIER) 生于一八七二年，幼年的光陰差不多都消磨在田園的自然環境中，嗣後感覺到社會問題的嚴重，便把眼光轉向社會討論方面。像易卜生一樣，他努力解剖社會現象。

自從世界大戰以後，包以爾的名聲便震動了歐洲，他以十二萬分的热情攻擊流行的靈魂機械論。他大聲疾呼，如何去防禦世界內層的價值；他不關心社會外層的失敗。他憧憬着一種活潑的肯定的宗教，去代替苦行逃世的耶蘇教義。對這一方面，我們很明瞭作者對資本主義所生的反動的情緒。主要著作：

春，世界之面，偉大饑饉，唱歌的囚徒。偉大饑饉敘述一個超人的皮厚姆，因錢財破產，變為一個鄉間窮苦的打鐵漢，但在窮苦環境中，又感到靈魂的更生，春夜到仇人田壤中播種，以懺悔已往的過錯。這篇故事的情節源流，在新喇

裏又了一次。映重裏

挪威青年作家之值得注意的：

歐威蘭 (ARNULF OVERLAND)，他在創作方面，以痛苦的人生和空虛的情感，讀認痛苦的社會叛徒。他對時代感到莫大的懷疑。詛咒時代之罪惡。

克瑞山新 (SIGURD CHRISTIANSEN) 是一位心理派小說作家，用心理分析描繪時代的人物典型。

就挪威文壇上的人物研究和作品的分析觀察，我們感覺到一般作家們都厭倦了資本主義化的都市，而在憧憬着田園的樂趣。我們與其說這是作家們的思想反動，勿寧說是作家們的對現代社會的苦悶情況。總之近代挪威文學的新動向，是受了世界大戰之影響的。

(III) 瑞典

自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四年瑞典國內政治上發生了紛亂的鬥爭，文壇上也就非常紛亂了。沒有一派可以代表整體的瑞典文學趨勢；不過就各派的作品上看，是趨向寫實主義的。無管寫情的小說，或是描寫社會的小說。都趨向寫實的道路。

(A) 拉蓋爾克維 (PARLAGERKVIST) 是最有令譽的作家。他的作品，可以說是歐戰後感受性的化身。他早年在詩和戲劇中，開始用表現主義。他反對傳統派小說作家，在他的小說永恆的笑中，顯示出了主觀的和詩的新型的寫作方法。用一種吟誦的敘述，和精練的插話去烘托小說中的主要意旨。真實的客近似直陳的敘述，其中人物有相聯繫的情感，並象徵着有意義的經驗。絞刑吏，以荒誕不稽的方法，把現在與過去並敘兼陳。絞刑吏象徵人物的聯環，表示出性慾衝動不止息的犧牲。作者早年作品，顯示出歐戰後混亂無秩序的狀態。描寫荒涼淒殘的社會情狀，使讀者對戰爭起了詛咒，更表示人類祇是殘忍的互相鬥爭，世界永久是流血的屠場。所以反映在文藝上的，是厭惡現社會的心情；自然這種趨勢之顯著，一方面也是因為作者是生在弱小的國家裏的緣故。

(B) 諾爾斯楚姆 (I. MORSTRÖM) 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從資本主義前期的田園詩，演化到資本主義後期的田園詩人，作者自己建設了一座想像的世界性的城市。

作者的作品，多半都是清麗的風景描寫以及本地人民的生活狀況。較著名的小說如捕魚者、公民、紳士，都是以社會哲學作小說的中心。他提倡托爾斯泰主義，認為人的義務是向大眾盡職，應該服從偉大的領袖，在政治方面，作者的態度近乎社會主義。彼得斯文克的故事，是代表歐戰後的作品，攻擊用舊格式寫詩的浪漫主義和物質文明進步的罪惡。因之從他的小說中，便很可以窺到瑞典社會的縮圖。

諾爾斯楚姆，處於寫實主義大盛的時期，他曾以真實的手段努力描寫家鄉的狀況。這種地方文學的社會化現象，是受了時代潮流的激蕩後的一種新動向。其餘尚有三篇小說：十二個星期，布海米亞省，西尼岸的途程。

(C) H. 安遜生 (DAN ANDERSSON) 和馬亭，高克 (MARTIN KOCK) 這二位是瑞典最有權威的普羅列塔維亞派小說作家。普羅列塔維亞派是時代的產兒，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自從普羅的口號抬頭，世界各國的文藝思潮，因而為之以變。

H. 安遜生，生於一八八八年，他是一位田園普羅列塔維亞作家。他愛好曠野，草地，森林；喜歡接近自然。避開城市的資本主義化的文明，努力創造農村中無產階級痛苦的作品，作者所寫的生動的詩歌，是近幾年來瑞典文壇上不可多得的珍貴收穫。

高克的作品是社會小說的模型，他受了美國檢舉派思想的影響，唯一的目的是把都市的文明底層的罪惡，用擴大的描寫方法暴露出來。藉以顯示出，世界人類所謳歌的資本主義文明的真面目。所以作者在作品中所給予讀者的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意象而且有：許多社會問題。

從H. 安遜生和高克二位作家的作品上研究，我們更瞭解世界大戰以後的文藝思潮的兩大支流！一種是對城市文明厭惡了，便逃避到農村，產生出來的地方文學；一種是無產階級在文學上創立了普羅列塔維亞派的急進思潮。這派作家逃

避現實，努力以文學作宣傳，攻擊現社會的罪惡。

(D)拜爾曼(H. BERGMAN)生于一八八三年，也是愛好田園文學的作家。不過拜爾曼對人類的頹廢，認為是人們本身感覺性的心理方面的自然現象。他自由解釋一般社會狀態，他不像普通感情派理論家一樣。

他最成功的方面，是瑞典小城市生活的幻想式的描寫。祖母，我和李昂麥太爾，李燕毛服的女後，是很成功的小說。在戲劇方面，也顯露出作者的偉大天才。作者以心理分析去描寫人物，最值得讀者愛好。這也是作者成功之主要原因。

其餘作家略一介紹的：

赫頓斯泰(V. V. HEIDENSTAM)是一位偉大詩人，獨樹一幟，攻擊實利主義的文學，作品有朝山與年久遊蕩。

賽蘭德爾(S. SELANDER)在瑞典詩壇上，開了一朵燦爛之花，著有詩集「愛克」。

青年文化

目要期二卷四

短論

學問家與實行家

我們不知道團結嗎？

中美經濟談判

秦道清

可惜太真了，可惜太失真了(文藝夜話)

田仲濟

感情之可忍與不可忍(作文講話)

朱寶琛

牢獄裏(歷史故事)

汶源

軍訓的一幕(生活實感)

文藝

萬壽觀(長詩).....王洪濤

天終始沒落雨(小說).....馬蜂

三里廟會巡禮.....靜因

在波蘭的直上.....來今譯

洋車夫.....彥珂

尋得桃源的人們.....史輪

各地通訊：文化界在日本

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學的意見

代 表 人 濟 仲 田 濟
青 年 文 化 社 發 行 號
南 芙 蓉 街 一 一 二 號
南 方 總 經 售 處
新 鐘 書 店
上 海 三 馬 路

文

藝

分 家

子 常

協豐家的酒，是周二叔最嗜好的東西，每逢愁苦的時候，總使小二打四兩「白乾」，一面喝，一面自己順口吵嚷。

「老弟，那辦不到！分家？那得沒了我這口氣！」二叔的臉，今天又被協豐的酒燒的通紅了。近幾天來，兩個兒媳——尙六嫂，和尙七嫂——差不多整天打罵，二叔自從愛妻死後，對家事管理感覺得非常不得勁，尤其是對兩個兒媳：責備地輕了，不濟事；重了，以公公的身分，有點不大方便。尙六，尙七，這兩個兒子，年齡雖然都超過了二十歲，而且都是紅臉大漢，但是對他們的妻子，都好似馴服的羔羊一般。所以妯娌倆每吵嚷到不可開交的時候，二叔總是在屋中關着口，用力拍桌子。昨天尙七嫂又被尙六嫂罵哭了，天到了那麼晚，尙七嫂同着女兒小蘭，又

哭向娘家去。呂大公今天來的這麼早，就是受了女兒七嫂的糾纏，求二叔給尙六和尙七分家的。

呂大公，這小矮老頭兒，永遠穿着灰布外衣，一頭秋後枯草似的白髮，一副胡桃皮似的面龐，再加上那一雙細短眼睛，和那稀疏的眉毛，真是個地道的謙原本訥的鄉下人。要和尙七嫂那廂長身，材輕巧伶俐，一對照，誰也不相信他們倆是一父一女。

「二哥，我看，分居也好！不，反正是整天生氣，日子也過不舒服」。大公用那深沈的聲調，有點懇求似地和二叔說：「究其實，我還不知道嗎？二哥！咱這五世同堂的老門風！」這風字，聲調拉地高而且長，大公覺着也有幾分光榮。

「是喇！我不是這樣說嗎！有我這一口氣，無論如何

不能分家！我們是詩書門第，不能比那些小戶人家！」二叔愈說愈興奮，而龐愈發的紅，那雙發光的眼珠，帶了幾根血絲，額角的大筋，暴地像小手指那麼粗，好像馬上就要迸裂的樣子。所幸二叔始終是坐着說話，不然，真疑心他是關雲長下凡。

大公見二叔意志很堅決，知道分家是不可能。其實，大公的本意，也不願這麼辦。周家這老戶人家，門上懸着兩塊「五世同堂」的匾，人們一說起大公的女兒，是周二叔的兒媳，不免對大公也有幾分敬意。在這種場合，大公也往往把那稀疏的小白鬍一振，心裡覺着幾分舒服。但女兒昨天的哭鬧情形，又闖入他腦筋裡來了：他彷彿看見了六嫂那兇狠的表情，女兒的口齒那麼流利，仍然被六嫂那尖酸的辱罵噎得喘不上氣。于是又訥訥地說道：

「二哥！我看……還是這樣做……好點！」

二叔也沒說什麼，只是繼續的喝酒，間或夾着幾聲歎息。

天氣已是深秋了，高而藍的天空，幾塊牛乳塊一樣的浮雲在那裡靜靜地站着。大公呆呆地望着窗外，從那顆枯槁樹的樞杌中間，欣賞那房頂上被寒風搖動的衰草。

「媽！我不！我不啦！」是小蘭的哭聲。

「非打死你這小混帳羔子不可！我再教你——，我再教你——」
「拍」！「拍」！「拍」！接着就是七嫂的手掌，和小蘭的頭接觸的聲音。

「媽！媽！我不，我可不啦！」

「拍」！「拍」！

「七嫂！就好這麼發脾氣，一個小孩子債，何苦打得這麼狠！」聽聲音好像前場裡的劉大脚嫂。大脚嫂生就了兩條好腿，一隻巧嘴，一副菩薩心腸；整天價從這家到那家，凡事遇着她，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周家莊上因此都呼她為「和事姥姥」。

「不！非打死這小雜種不可！我再教她手指頭長，好摸索！」

「七嫂，爲一個針實在不值得，失掉了，就是失掉了，能值幾個錢？」

「針？門前的大花方磚會飛嗎？好東西多的很，就怕他們沒見過！撿，撿，除他媽的白孝帽子不撿！」

大脚嫂一聽這話中有話，內幕不怎麼單純，遂即很識相地走了。

七嫂也沒理睬她。

「撿，撿，除了她媽的白孝帽子不撿！」

事情也難怪七嫂生氣。那兩塊大花方磚，半月前還在屋門前放着，每逢飯時，尙七夫婦就坐在上面。從大前天晚上，小蘭就發現那磚沒有了。七嫂急的像「猴吃蒜」一般的去找，甚至便坑，井底，都用木杆攪了一通。恐怕孩子們給扔在裏邊。後來還是聽小蘭說，前天她和阿紅在她六伯伯屋裏捉迷藏的時候，看見那磚在內間屋尙六嫂的牀下面蓋着盛鹹雞子的罐子。尙七嫂當時在似信非信之間，也未便發作。還有，前天上午七嫂同小蘭在院中吃完飯回廚房時，明明看見二叔剩下兩個熟雞子沒吃，但等到尙六嫂把二叔的飯盤端回來後，就說，父親剩下了一個雞子，說可以讓孩子們吃了牠。於是阿紅和小蘭各分一半，兩個小孩唱着玩去了。七嫂也是聰明人，口裡不說，心裡有數，像這種事情也不知道鬧過多少次了。所以七嫂越想越出不來氣，所以今天小蘭失掉了一個針，一方面是割捨不得，一方面藉此出口氣。

「撿，撿，除她媽的白孝帽子不撿！」

周二叔聽見這打罵孩子的聲音，有點不耐煩。可是一來因為尙七嫂的父親在面前，二來因為自己也覺着無話可說，只是苦喪着臉喝酒。大公看着周二叔不怡的神情，自

己也有點不好意思，于是想拿着父親的資格，使尙七嫂不要這樣吵罵。

「好東西多得嘍！撿！撿！除了她媽的白孝帽子不撿！」

「你說的誰呀？！指狗罵雞的鬧！婆婆死了，你還想當王子不成？」尙六嫂起初以為大公在這裡，發脾氣有點不好意思。後來實在忍耐不住了。

「誰出來就是說的誰！當王子，不當王子就能像人家的大方磚嗎？——好東西多着哩，就怕他沒開過眼！」

「唉，唉，您家好！俺當了王子！俺養活不起雞，俺不吃雞蛋！俺不會半夜裡向外偷米！」話越說越離奇，六嫂的話，好像有點把柄似的，于是又重說了一句：

「俺不吃雞蛋！俺不會偷米！」

六嫂的話，恐怕有點相當的根據，因為尙六嫂從她娘家撿來三隻母雞，早晚使尙六及阿紅吃個炒雞子，或者用鹽醃上一罐子，預備冬天吃；再不然，把雞子賣了，也可以給阿紅買件新衣服。說也奇怪，近幾年來，那個老烏雞再也不下蛋了，六嫂每早晨抓住老烏雞摸一摸，肚裡總是硬梆梆的，可是不知為甚麼近來不下蛋了。據尙六推測，係下了蛋，被其他動物吃去。然而六嫂好幾次見老烏雞

在下蛋的時間，從七那屋裡「柯達」，「柯達」地叫着飛出來。至於偷米的事，六嫂是從伙計小二那裡聽的。據小二說，他好幾次看見劉大脚嫂晚間背着一條口袋從七屋裡出來。六嫂個兒雖說不大，但是頭緊腳緊，瘦個兒，走起路來蹬蹬的響，倒也是個精明強幹，心地要強的女子。這次她心中既然有點把柄，勁兒恐怕比七嫂來的還足。

「阿紅！把老烏鷄關起來，再往外跑折了他的腿！——咱不會偷米！咱……」

「誰偷米？誰偷你的雞蛋？你指出名來！」

「誰偷誰知道！不信，問劉大脚去！」

「你倒偷麥子哩，你家偷！你家偷！」

「你！你……」

「你！你……」

越嚷越不可開交了。大公起初本想申斥七嫂去的，後聽來見六嫂也出馬了，一方面想到自己女兒昨天所受的冤屈，一方面恐怕萬一六嫂不顧體面，當場挖苦幾句，豈不是自討沒趣？所以一隻腳剛邁出屋門口，便馬上又撤回去了。

這時周二叔的感情，再也壓抑不住了。同時呂大公在這裡，家庭這個樣子，自己也覺得有點難堪；然而打罵都

使得。不無奈，用一雙竹筷子擊的桌子「呵哎」，「呵哎」地響。

六嫂，七嫂，聽到桌子響聲，知道父親動了怒了，於是雙方都平息下去。

大公覺得事已如此，在這裡久待，未免有點無聊，於是說：

「二哥！我想回去，事情你看着辦吧。」

「好，不過，還是那句話，家是不能分！如果實在一塊兒過不下去的話，我們把吃飯分開。」

大公沒說什麼，就「顛顛」地走了。

晚間，二叔默默地坐在屋裡，他想到家庭的現狀，以及它的前途，不免有點悲哀。他想不出這事的原因來，只覺得從近幾年日子格外艱窘了以後，家裡的糾紛就漸多起來；尤其是自老妻死後，更不可開交。二叔以為也許就是這個的原因：因為她埋沒了婆婆，內事無人主持，羣龍無首，當然免不了糾紛。于是看到妻生前的衣櫃，牀枕等物，心裡忽然一陣悲酸，眼淚便泉一般地湧出來。周家第一次掛「五世同堂」的匾時，二叔尚未出世，可是第二次，就趕上了。那時二叔十多歲了，他還記得親友送匾的情形：鼓樂，大戲，大家都來賀喜；聽說縣太爺都差人送

了禮來。二叔越想過過去的光榮，越難過，他做夢也想不到他上支剛剛析居，而他本支就鬧分家。想來想去，分家無論如何對不起祖先，叫外人也看自己不起。於是決定非等到沒了他這口氣以後，不准析居；如果實在過不去的時候，可以分鍋吃飯。于是把六，七，叫了來，把今天她婢傭口角的實情告訴他們，並且調斥了一頓，遂各自睡去。二叔躺在牀上，腦子裡好像一個百貨商店一樣：「五，同堂」，「分家」，「掛匾」，「愛妻」，「家務」，……輾轉反

復活節的夜

一千八百八十幾年的神聖的禮拜六。

夜晚早已籠罩寂靜的人間。白晝日光炙暖的大地，受夜中嚴霜的深烈的影響，漸漸涼了。夜晚的氣息，像人嘆氣似的，凝成銀色的霧騰灼於天空的星光中，如同香烟裊繞的雲一樣，慶祝這降臨的聖節。

一切寂然無聲，在夜晚涼風裏，小小的N鎮——悄然而立，等候着聽教堂裏高塔上的初次鐘鳴。但，這座鎮市並未沉入夢鄉，希望的神情在夜幕裏默思，從恬靜的暗影和淒涼的街中噓着氣。時常一個蹣跚的工人，在復活節開

窗，最後終於昏昏地入了睡鄉。

幾天後的一個傍晚，協豐酒店門前的坪上，照例地坐了好多人，批評着來往過客，交換着各自知道的新聞，在這些談笑聲中，從酒店裡透出二叔的暴驟的吼聲：

「咳，五世同堂……這些混賬東西！」

一九三六，五，一，

VLADIMIR KOROLENKO 作
梁 仁 甫 譯

始前，才剛剛地從奴隸的工作中下了班，急忙地走着。不時一輛四輪短車轉轉地駛過，把寂靜留在後邊。生活隱蔽在屋內消磨着，光亮從華厦或茅屋的窗中遠遠地射到街心，全鎮市和田野都充滿了復活節的精神。

雖說月亮高高地懸在天際，然而鎮市仍舊憩息在廣闊的深黑的山影裏。山上有座龐大幽暗的房舍，其特別筆直和莊嚴的外形顯著的聳入金色的的天空。在因牆的暗影裡，陰沉沉的大門很難能區別出來。這時四角上的樓莊嚴的峙入碧藍的天空。月亮漸漸地到處洒滿了金色的澄澈光液。

忽然間，期望的夜晚裡，從敏威的空氣中飄來大教堂的鐘樓上的初次的鐘聲。隨即一聲聲的繼續着。一分鐘後，整個的空氣澎湃起來了，像無數的鐘聲聯貫成一種和諧的宏音。從遮蔽住鐵市的山上的黑暗的房舍裡，傳來了一種脆弱的，不和諧的聲音蕩在空中；隨即升入天空的光裡，便聯合在宏大的合奏聲裏了。歌聲停止，音調在空中消滅了，夜的安靜漸漸活動起來，微弱的回聲，像看不見的琴弦的顫動一樣，震蕩了一會。現在火光漸漸地熄滅了。教堂中射來了亮光，像似人間再宣告一次和平的，恩愛的，善意的舊消息。

在山上那座黑暗的房舍裏。門門札然而嚮。一小隊兵士帶着發鏗鏘響聲的槍，急忙出發來和夜哨兵們換班。他們臨近牆角，便停住了。有一個多級的台階，和其他的路隔開了。先前的一位哨兵，就在台階上站崗。他們順着被月光照亮的獄牆向前走去。

當他們來到西邊，一個年青的新兵，走上台階，和那裏的哨兵換班。鄉俗的粗笨仍舊在他的舉動上露出來。他年青的臉上表現出新兵初次站崗的注意情狀。他面對着牆，舉槍往前走了兩步，便背起槍站在那個該換班的哨兵的身旁。先前的哨兵輕輕轉過身來，用軍令的腔調，喊出照

樣的公式。

「個個角落裡——注意看！不要睡或打盹！」他說的很快，新兵注意聽，他灰色的眼睛裡含有特別憂鬱的和愁苦的表情。

「你明白嗎？」上級兵問。

「是！」

「好啦，留神看吧！」他嚴厲的重複說着，但，忽然間他又改變了腔調，和藹的說。

「法特易夫，不要怕，你不是女人，希望你不要怕[李士！]」

「我爲什麼怕他？」法特易夫回答，再說：「但，我告訴你吧，好朋友，我有點疑懼。」

這樣簡單的孩子氣的自白，兵士們笑了起來。

「你夠天真的了！」頭目用藐視的聲腔喊。隨即發命令，「槍上肩！前進！」哨兵們用有節度的步法走着，形影轉過牆角看不見了，腳步聲不久也就在遠方寂滅了。這一個哨兵背起槍，順牆徘徊着。

初次鐘鳴時，獄中也都活動了起來，愁慘的黑暗的牢獄關禁這些囚犯很久了。教堂的鐘像送來了自由的消息。每個小房間的凶惡的門是輪流開放的，房中的囚犯們穿着

長灰色的衣服，背上有許多很破的補釘。他們排起隊來順着走廊到燈光輝煌的獄中教堂裡去，他們轉灣摸角的走來——轉到右邊或左邊，上下了樓梯——從脚步的回聲裡發出銀的鑼鐺鏈聲和槍相撞聲。這羣人類的灰色大眾們，來到教堂裡便湧進在欄杆後邊派好了一塊地方。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教堂的窗戶是用堅硬的鐵棒圍住了。

獄中空了，祇還有在四個樓房裡邊的小小的門緊了的房間中那孤獨的被監禁在裡面的四個人，他們不止息的蹣跚來踱去，有時停一刻，從鑰匙眼裡去聽傳進到他們耳中的教堂裡的歌聲。

另外在一個普通的房間裡，床上躺着一個病人，獄吏得到他猝然病了的報告，當他們護送囚犯去教堂的時候，他來到這房間裡，探着身子，注視病人的眼睛，在凝視着的病人的眼睛中透出奇疑的亮光。

「易萬夫！易萬夫！」向着病人喊。

這個罪犯並不轉頭，但繼續囁嚅着不清晰的語句，很困難的動了動他那焦乾的唇。

「明天把他送到醫院去！」獄吏說，離開房間時，令一個哨兵守着門。哨兵仔細地看了看這個不省人事的病人，搖了搖頭說：「你這流浪人呀！可憐的家伙！你不能想

再漂蕩了！」獄吏順着走廊走去，走進教堂，站在門口，時時地跪拜着，熱誠的諦聽祈禱。這時，那個失了知覺的病人呻吟的聲音充滿了空洞的房間。

他不像有年紀的樣子！看起來反到像很強壯。他從不省人事的病況中又清醒了。痛苦消損了他的臉容，命運用悲傷的手法捉弄他。他經西伯利亞大森林、羣山，流蕩了幾千哩，遭遇了無數危險和艱苦。常常被患家病的迫切，希望的支撐——他要活着看看故土，再和朋友們一塊住一個月甚或一星期。他恰巧剛剛走了到家還剩幾百哩路，被逮捕禁到獄裡了。忽然間，他的呻吟聲止息，兩隻眼睛圓地睜開，喘氣急促起來——較快樂的夢幻掠過他發燒的腦子消逝了——林木蕭蕭而鳴——他很明瞭，那風鳴聲，是單調的，音樂的，有力的——他能夠分別出其中不同的音調；每棵樹的語言：偉大的濃翠的松樹，在空中蕭蕭悲鳴——細語的杉樹——輕快的樺樹，伸展出了柔嫩的枝——震動的白楊，搖擺着懦怯的敏感的枯葉——自由的鳥唱着，溪水穿過石隙滾滾的流着。一羣呢喃的喜鵲，如同林中的偵探，飛入天空，迴翔在那條流浪人曾走過的密林中的路徑上面。

好像從自由的林中吹來了一陣風，穿過獄裡的房間飄

蕩起來，那病人坐起來喘了一口長氣，凝神的向前注視。突然間覺悟光明閃進他的眼簾——這個流浪人，習慣了的亡命者，看到眼前一種奇景——大門開了。

他被病纏弱了的軀體，有力的天性又突發出了生氣。他的昏迷病清醒了，同時把狂思集在一個念頭上，像太陽光一樣，那個念頭照亮了紛亂的思緒。單獨的剩下自己！同時門開了！一會他站起來，好像熱病離開腦子，祇顯著在呆視和驚恐的表情的眼睛上面。

一些人剛從教堂出來沒關上門。

和諧的歌調漸遠漸沉寂了，飄進流浪人的耳中，隨即寂然。他的臉溫柔了一點，眼睛有些模糊，幻想又映出了長久懷戀的景象：溫和的夜，松柏低語着，枝葉在家鄉的古教堂上搖曳着——一羣家鄉人，光線返映在河水中，同樣的歌曲——他應當快趕路，好到家同家人們聽這樣的歌調。

這時，走廊裏，靠近教堂的門，獄吏虔誠的跪着祈禱把額角觸着地。

其時那個新兵敲着閃出燐光的獄牆踱來踱去，剛從雪中溶化出來的廣闊的平坦的田野，躺在他們的前面。

輕風在高草叢中發出響聲，使他顯出一幅憂愁沉思的

神情。

月亮高高地懸在天際，憂愁的表情從法特易夫的臉上消失了。他靠牆站着，把槍立在地上，手放在槍口上，頭斜倚着手，沉入悠悠的幻想裡。對於在這隆重的復活節的夜中，靠牆外邊，拿着槍對着空曠的田野的眼前情況，他是不能夠把握住這整個的意見的。他無論如何忘不掉自己是一個農人，許多對於兵士很明顯的事情，他都不能夠明白，他常被揶揄，稱為「鄉下人」。但不久的時間以前，他是個自由的農人，照管着家務，自己有田地，什麼時候，或任何地方高興了的話，就隨便作點工。現在他一舉一動都陷入了無邊的難明白的恐懼中。這個年青的鄉下人被迫去服從紀律。

這時只剩下他自己——臉前有淒愴的风景，經過枯草沙沙而鳴的風聲，使他又夢想起來了。熟悉的情景從記憶中掠過。他像似看見故鄉，村上照着同樣的月亮，村中吹着同樣的風，看到明亮的教堂，松樹聳起的深綠的枝——忽然間，他感覺到現在的環境了，懷疑在他的藍色的眼睛中燃起，他好像發問：「那是些什麼？田野，牆，槍？」過一會他知道了他的地位；但不一會，嗚咽的風聲又把他飄入熟悉的景象裡，兵再作起夢，斜倚在槍上。

立刻靠近他的身旁，牆頂上露出了一個人的腦袋——兩隻發微光的眼睛好似兩片石炭。那個流浪的偷窺曠野，眼向着田野對方的遠林的黑影——他的胸膛漲大了像似貪婪的吸進了母親節夜裡的鮮空氣。他用手從牆上落下，輕輕地順着牆走出。

快活的鐘聲震醒了怠惰的夜，獄中教堂門開了，囚犯走進院落裡，波動的歌曲聲調從教堂中飄了來，這個兵吃了一驚，舉起帽子，拱手作個十字架的姿態，當他剛剛停止，便拱手祈禱起來的時候，那個流浪人來到這裡，很快地跑向高草叢中去了。

「站住！請站住。親愛的同伴！」他舉起槍在驚懼的

我們底手

像是夢，但却是實在的。

突然，一陣雷鳴般的礎笑擾破我底沉夢。我半張開眼，一個驚人心魄的鬼怪在我們的面前閃動。

兇惡的眼睛，猙獰的面容，肥壯的軀體，頑健的氣勢，組成鬼怪之威儀。

夜風吹來，纖弱而淒冷，我感到顫慄氣息的脈動。

音調下喊。看到那個灰色的人影怕追赶逃跑了，一切無形的恐懼有了一個固定的主意。「職務——責任！」掠進他的腦中，擊槍把目標對準逃跑的人；但在他拉槍機以前，憐惜似的蔽上了眼睛。

這時從鎮市上飄來了升到空中的一種和諧的悠長的鐘聲，被獄中的鐘聲衝破了，其顫動的音調像一個受了傷的鳥；越過「耶穌升天了」的和悅的呼聲飄向田野。忽然間，超過一切的聲音，起了槍聲，繼續有一種脆弱的絕望的悲咽，像愁慘的臨死的掙扎。隨即寂然無聲。祇有遠方空曠的田野中的回聲，重發出悲悽的哀鳴。最後射擊的回聲也在可怕的夜中消失了。

(完)

李 達 人

是我們一羣，睡在鬼怪的巨翼下。

我，半張開眼，滿是跋涉的疲倦，不敢喊叫，祇疑魂鬼怪形容。

宇宙是一幅寂靜的畫，生物在做着願望之夢。

鬼怪底笑，我底恐懼，鬼怪底舞，相伴我跌蕩心曲之

起伏。

x x x x

終於，我發現了這可怕的東西之可怕，而在可怕中又看見其不可怕之點。「噫，你竟也有裂縫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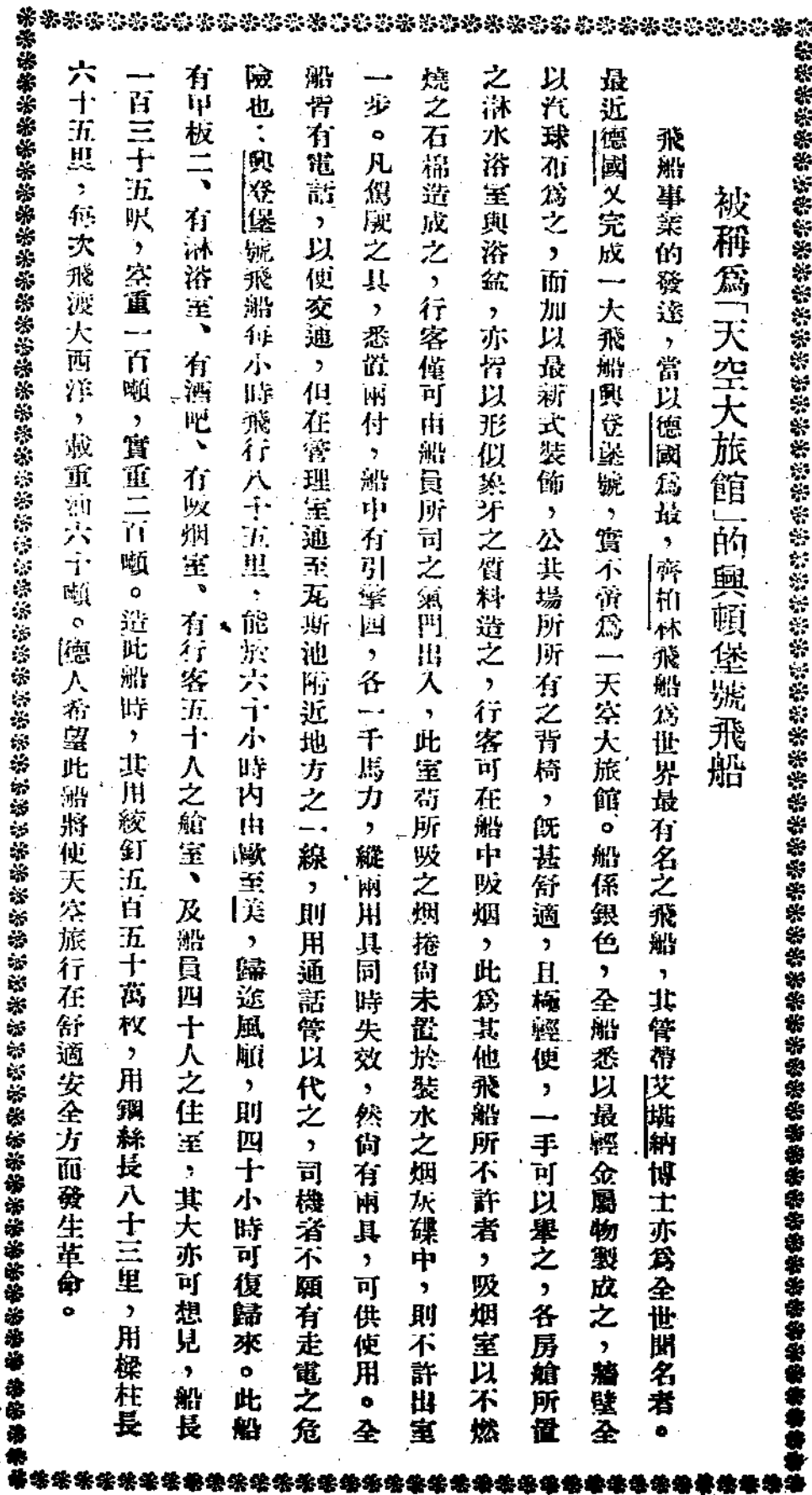
「你以為我們將永遠沉睡在你底翼下嗎？」
鋤頭落在鬼怪的傷口，鬼怪底狂吼驚起夢中的弟兄。

全身是堅強的，但堅強的背上却有一道舊的創痕。「縱使你再三的遮掩便能不為人所見嗎？」鬼怪底狂舞，更

但，我們有壯健的手。

被稱為「天空大旅館」的興頓堡號飛船

飛船事業的發達，當以德國為最，齊柏林飛船為世界最有名之飛船，其管帶艾堪納博士亦為全世聞名者。最近德國又完成一大飛船興頓堡號，實不啻為一天空大旅館。船係銀色，全船悉以最輕金屬物製成之，牆壁全以汽球布為之，而加以最新式裝飾，公共場所所有之背椅，既甚舒適，且極輕便，一手可以舉之，各房艙所置之淋水浴室與浴盆，亦皆以形似象牙之質料造之，行客可在船中吸烟，此為其他飛船所不許者，吸烟室以不燃燒之石棉造成之，行客僅可由船員所司之氣門出入，此室苟所吸之烟捲尚未置於裝水之烟灰碟中，則不許出室一步。凡駕駛之具，悉置兩付，船中有引擎四，各一千馬力，縱兩用具同時失效，然尚有兩具，可供使用。全船皆有電話，以便交通，但在管理室通至瓦斯池附近地方之一線，則用通話管以代之，司機者不願有走電之危險也；興頓堡號飛船每小時飛行八十五里，能於六十小時內由歐至美，歸途風順，則四十小時可復歸來。此船有甲板二，有淋浴室，有酒吧，有吸烟室，有行客五十人之艙室，及船員四十人之住室，其大亦可想見，船長一百三十五呎，空重一百噸，實重二百噸。造此船時，其用絞釘五百五十萬枚，用鋼絲長八十三里，用樑柱長六十五里，每次飛渡大西洋，載重到六十噸。德人希望此船將使天空旅行在舒適安全方面發生革命。



獄 中

余 儻

且聽新春的淺藍奏吧

我默願這紅鐵窗是短暫的

腳鐐雖與紅鐵窗是扭死的

但腳鐐是更有春日戰慄感的

春日積雪是不安的暖

我心却有悠久的搏跳

心底搏跳如色盤的旋轉

我辨不出七色的光了

無語聽着腳鐐的歌時

沒有欣然和悵鬱

只有窄狹與茫然

像置身於一座古廟的角落

三月於獄中

醉 人

張 溥 東

大踏步，
踏着落花，
向前，
道前方
是他的家。
同伴的名字，
他記得爛熟，
但一聲不叫，
只說：『你，你，
要到我那裏吃茶！』

不要拒絕，
千萬不要拒絕，
因為他臉上
正泛着熱情的紅霞，
而且，他雖然推開你
你到底是扶了他。
要照顧他，
要照顧他。

扶他過橋，
扶他過茶藤架，
『怎麼辦呢？』
他雖明知是錯路，
但他的腿已跨籬笆，
不要笑，
讓他自己笑，
他很勇敢，
他甚麼也不怕。

記得爛熟，
前而是他的家。
向前走，
踏着落花，
喊一聲同伴，
『要到他家裏去吃茶。』
這時你要扶他，
你要扶住了他。

悼

李魯人

竟是這樣軟弱了嗎？
闖過了多少艱險，多少困危，
邁敵不住這一點點誘惑？
是誰教給你這漂亮的歌呢？
什麼『青春殘了；
這樣的活真夠受罪！』
我知道分明是那個女人，
又是那纖細的腰，
那脛紅的唇，
嘻，那瘦削的骷髏多媚！

多少人說有一日鋼鐵會變灰，
但我望着太陽，
我默默。
如今你真要這樣面苦心喜地走了！
拋掉肩頭的重擔，
甘變爲讐敵的傀儡，
我望着太陽：
送走了
蹣跚的影，緊縮的眉。

二十五年五月抄舊作於燕京之小板樓。

青年生活

東京通訊

寫給青年的朋友們

孫鎮南

諸位朋友：

我們在這裏相見了，這裏是我們自由討論問題或發表意見的園地。我們未曾踏到社會圈裏，所以我們說話要真誠，要坦白，絕不要板起面孔，打官腔。

好，現在把我自己的意見供獻給諸位吧。

我們分散在天角地涯，但時代的環境給予我們精神上的苦悶是一樣的。向那裏去呼號我們內心苦悶的情緒呢？祇有我們在同一個時代的青年才能互相了解，互相勉勵和督促前進，這話不對嗎？

諸位，苦惱雖說在人生途上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我們不要把有用的青春時期的光陰讓苦惱吞噬而去。我們應當認清社會的環境，以及我們青年的重大責任。頭腦要冷靜

一點，對社會要加以觀察和分析，千萬不要盲目的憑情感的衝動就忘掉了理智。民族危急了，這是事實。可是在這民族危急存亡之際，我們的責任更感覺到重大。挽救民族危勢的重担，祇有放在我們青年人的肩膀上。不過，我們不要空喊口號，不要貼標語，祇有埋頭苦幹，把自己先充實起來。

也許諸位認為目前不應當讀死書了，應當起來救國了，這樣說法，自然也有相當的道理，不過我們青年在讀書的時期，正是訓練自己，充實自己；預備做未來的中國民族的中堅分子呢！我們要明瞭：現在的戰爭是智識的戰爭，不是憑一腔熱血，挺身而鬥的時代了。

中國為什麼弄得這樣一團糟？客觀的原因自然多的

很；但，我總感覺，在消極方面說，做人的道德，所關係的也非常重要呢。關於這一點，我以十二分的熱誠，敬盼諸位，除去在充實智識一方面，在人格的修養上也不要馬虎過去才是。

話多的很，我想諸位同樣也感覺到有許多話要談吧？

別

「爸爸，你必須去嗎？不能再想別的法子嗎？」穿着襤褸衣服的小兒，緊握着父親的手睜着兩隻含淚的眼問：

「唉！還有什麼辦法呢？在這樣的年月，做小買賣吧，不是這糧捐，就是那稅，拉車吧，那兒找車去呢？並且也受不過別的拉車人的欺侮，於今不去當兵還有什麼辦法呢？」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答：眼內的淚珠不住地滴在衣襟上，地上。和兒子的身上。

小兒的母親抱着不滿週歲的女兒正在將要倒塌的屋裏來往地走。不時望着被烟薰焦了的屋頂，愁眉不展的靜默着。這時屋內的空氣充滿了沉寂和悲哀。

一家人在寂寞中過了多時，小兒的母親忽然用祈求的口氣向小兒的爸爸道：

那麼好極啦！我們就痛痛快快地，在這塊園地裡討論我們的問題吧。

以後，我預備時常和諸位談一談。同時也盼諸位把自己的生活告訴給我們一點。

陳 儻

「你再留一天好嗎？當兵？當兵是多苦的事？多危險的事？一有戰爭，怕你要……」

她說到此處已經嗚咽得不成聲了。淚珠流滿她黃瘦的臉。

「唉！不要這樣說啦！」

他安慰妻子似地說：

「我何嘗願意去呢？我何嘗不難過呢？可是呆在家裏我們怎麼過呢？你還是把心放寬些，要向好處想，假若我現在去當兵，等到得了一官半職，將來富貴還鄉時不是幸事嗎？」

他雖然這樣安慰着妻子，安慰着自己，但是眼裏的淚却在不住地流。

平兒聽了父親的話，突然抱住父親的頸哭叫：

「爸爸，你真是非去不可嗎？你真忍心拋棄媽媽和平兒嗎？爸爸，爸……」

滿屋子是動天動地的哭聲。

終於平兒的爸爸覺得這樣下去終無已時，便把心一橫說：

「儘哭也不成事，時候不早了，我該動身了」。他便

「開夜車」

「噯——噯！……時計的針已經漸漸的移過十二點，什

麼人聲啊，燈光啊……全都跟着消滅了。四圍陰氣籠罩，全室裡的同學們都吁吁的走入了甜蜜的夢鄉。……

我一覺醒來，也辨不出是什麼時候；一時再也睡不着，腦海裏的思潮湧了上來——什麼前途，故鄉，以及所有的希望，都一幕一幕的在面前閃過；最後的一幕，却想到了「開夜車」。終於是抱着十二分的決心，披衣而起了。

走出了寢室，滿天的烏雲，黑沉沉的，伸手不辨五指。北風呼呼的吹來，挾帶着一陣陣的寒濕的冰塊，凍得我渾身發抖。

含着眼淚向着妻兒說：

「現在我要走了，你們要安分守己地過活，老天爺一定會照顧你們。平兒不要到街上亂跑，要孝順媽媽」……

說着他就背起行李走出了房子。任憑兒的號哭，妻的嗚咽，自己的心傷……

他橫了心走去，暖風吹過來，太陽瞪着血紅的眼。

二十五年四月於燕京大學附屬初中。

水源

……

猛一抬頭，自××自習室內射出來的一道微弱的光線，在那灰暗的玻璃窗上閃爍着。這時又鼓起我的勇氣來了，緊了緊大衣，圍上圍巾，抖抖神撞了過去。

走到有光線的窗外一望，見裏面點着一盞搖曳如豆的煤油燈，旁邊坐着一個青年，面如臘紙，身似硬柱；雙手捧着一本課本，兩隻無光的眼睛，死釘在那課本上。寒氣像刀尖似的銳利，他竟像失了知覺似的，毫無感覺，嘴裏不住的咕哝着，「I am……you are……he is……」有時痛苦地吐着氣：「啊呀！會考，我的娘呀！咳！會考……」

當時把我嚇得倒退了幾步，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勉強提了提神，重覆走到窗下，那同學依舊死氣沉沉的，兩手捧着課本，在那唧唧咕咕的讀着。

我輕輕的把門推開，悄悄的走近他的背後，看他所捧的是一本地理，嘴裏却讀着英文。甜蜜的夢神，時時來引惑他；但他意志堅強。有時兩隻可憐的小眼睛支持不住了，那雙無情的手，便很快的過去揉一揉。這時他還不知道背後有一個人。

我把他的肩頭輕輕的拍了一下。

「啊呀！」的一聲，他立起身來，把那本不知所的課本拋到一邊去了！兩眼呆呆的注視着前方的牆壁，毫不覺得身後有一個人。這樣出了半天神，纔似發覺的樣子：

「哼！什麼東西……你也來欺負我，不知這學期「爬斯」不過去了嗎？真是人不走運，百物相欺。——噯！謝謝！老先生。不是玩的，會考的時期來到了！……他自言自語的說着，却又不自知的 *Anonymous*……地唸下去了。

這時屋裏又沉寂起來啦，外面的暴風呼呼的颳着，吹得那門窗嚙嚙嘩嘩的亂響。他還麻木不覺，好似身入仙界，與紅塵絕無關係的樣子。

我身不自主的又照他肩上拍了一下，大聲的喊了一句，他纔像回復了知覺，趕忙的掉轉頭來，把我上下一看，好像不認得。停了一回，口內喊出一聲「啊呀！不好了，打鬼，打鬼！……」跌到椅後去了。

我急忙過去將他扶起來，前後拍了幾下。喊了兩聲……他把眼微微的一啓，死釘了我一眼：

「……啊！可……嚇死……我了！密斯特……密斯……

……特S。你……你什麼……時候來……的。你看見……鬼……

……來吧！啊！打……鬼，打鬼……說着又昏迷過去了。

我連忙又拍了幾下，接着說：「密斯特×你不要害怕，那是我哩！密斯特……不是鬼，是我呢……」

「啊呀！你可……嚇……死我了。×××不要玩了。

你看我的功課，是多麼糟呢？對於這第一次特別試驗，恐怕也要「爬斯」不過去，何況會考呢！密斯特S！謝謝你，你寬恕我吧！讓我看兩句書吧！」

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自己想着：「像這樣的讀書法有什麼用呢！看他這樣子，讀書不但不能增加他的知識，而反到把他送入地獄裡去了！……」

四圍寂寂起來，慘淡的燈光，灰白色的臉孔，絞成了

一團，死沉沉半點生氣也沒有！外面的暴風越法的活潑了，跳躍縱橫，唱着軍歌，特別像是在示威。

「呵——呵，呵……」一陣咳嗽的聲音，衝破四周團的寂寞，帶着一種悽慘，這時我在翻着一本書，但心中終忘不掉，「會考！我的娘呀……」的悲鳴，以及現在的社會。現行的教育制度等等。猛然，又聽到他一聲咳嗽。抬頭一看，見從那蒼白的嘴唇上掛着一口污濁的痰來，在那黯淡的燈光映照中，是一片紅的色彩。我嚇得，急忙站立起來：

「啊，呀！你真不要命了嗎？你看！你吐得這一口血，再吐，恐怕連你的心也要嘔吐出來了！」

「不要緊，我——吐血已經好幾天了」：他把那灰黑

社中談座

經濟的不景氣，像暴風一樣的吹遍了全世界；二九三六年踏到人間來了，像一顆炸彈似的！國際間是一團窮兵黷武，暗無天日，險惡，慘痛的情勢；毀滅在我們頭上盤桓着，拍着翅子要找一個歸宿！——看吧，我們當前的時代環境是這樣的！

我們，相信還在青年時期的我們，認為而今的青年，

的臉龐略抬一抬，蒼白的小嘴一扁，呵——呵！又是一口。紅漲着臉，帶着一抹苦笑。

我聽了這話，心嚇得咕咕亂跳，一陣無名的悲苦侵襲着我，再也看不下什麼去了！只得把他搖了搖，鄭重的提醒他：「啊！你千萬不要這樣子！身體要緊，你沒看見×××同學嗎？那時你還說：爲人一生何必如此呢？難道你忘了嗎？」

「咳！去你的吧：我不聽你這一套！會考我「爬斯」不過去可怎麼好呢……」他痛苦的說着。聲音有點抖了。

「廿五年四月掖中」

如其不甘心走上墮落之途，消極的來毀壞自己，就應當把一副青年人的血氣和意志，集中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向着人們呼喊出這個時代的險惡，和關係着目前整個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

然而，我們是需要智識和力量上的充實的；因之我們不但要求一切理論的檢討，而且要求現實一切的批判和分

析。同時，我們也需要文藝，無疑的，爲了牠是最能夠反映出時代的思想和意識的。

關於稿件的選擇，無論其爲創作或翻譯，我們將在嚴肅的態度之下，而期以最大的努力！

這裏，應當聲明的是：我們決定廢棄了那太拘泥于形式主義之下，虛有其表的無聊的發刊詞，我們不願說些空話，徒博讀者一時的讚許，我們只讓事實來給予讀者一個

正確的答覆！

其次，本期所選輯的幾篇關於青年生活的稿件，我們深感不能使人滿意，但，事實上，這至少是可以反映出一部分青年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因之，縱使其幼稚一點吧！我們終於把牠們呈獻在這裡了。

最後，我們敬謝胡適之，郭紹虞先生給我們題字。

● 投稿簡約 ●

- 一、本刊接收外稿（時代現象）除外。文言白話不拘，唯須合於本刊體例者。
- 二、來稿最多以萬字為限，特約撰稿除外。
- 三、譯稿須附原文，或載明原文出處。
- 四、來稿須用格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以便排印。
- 五、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者請附函聲明。
- 六、來稿除附有相當郵資者，恕不退還。
- 七、本刊稿費暫定一元至五元，或酌贈本刊。
- 八、來稿暫寄山東濟南初級中學收轉本社編輯部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底封外	封內	正文前後
全面	六十元	五十元	三十元
半面	三十元	二十五元	十五元
四分之一	十五元	十二元	十元

時代青年（創刊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時代青年社
 負責人 顧警民
 出版者 時代青年社
 印刷者 華北印刷局
 總經理 北洋書社
 代售處 國內各大書局

每月出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二十五日出版

定價表

零售	全年	半年
一冊	十二冊	六冊
一角	一元	五角五分
郵費在內		

濟南 華北印刷鉛字局

如蒙惠顧 竭誠歡迎

印承局本							
各式單據	股票支票	雜誌講義	仿單表冊	五彩石印	廣告商標	銀行簿記	中西書籍
發售				精製			
鉛字材料	花邊零件	中西鉛字	各號銅模	電鍍銅版	凸版凹版	照像鋅版	綢線銅版

印刷新穎 工精價廉

地址 普利門外路北四四號